

藝術教育叢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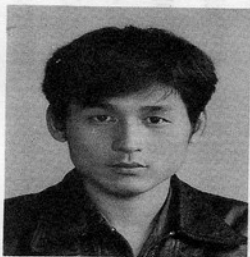
文藝創作獎作品集

舞臺劇 劇本 ⑦

陳文玲 等著



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編印



何恃東

民國50年3月4日

浙江

學歷／台東高職畢

經歷／劇團演員、劇團編劇

現職／台東小團體話劇負責人

作品／教育部83年文藝創作《舞台劇本類》

佳作「火山傳奇」

「被電燒掉的跳蚤」的創作理念

何特東

我愛創作、愛從晦暗的叢林中去找尋人生的光明面，形式對我而言，不是那麼重要，重要的是作品本身是否存在著潔淨心靈的能量。我習慣拿自己當創作藍本，筆下一切資源多來自自己所見，自己所想，自己所感……。由於覺得生命是一連串的學習，在每一個過程的出擊，都必須是一次勇敢的釋放；我從不過度的要求自己停留在壓抑中太久。我的作品幾乎都存在著相同的氣息，除了說話，就是說話，我讓每一個構造出來的角色，勇敢的說，直接的說，藉著劇中角色一拋一接來傳遞投射於故事中的概要；至於那些無聲的肢體語言，我比較少預留這方面的空間；因此，我把自己經營的作品歸類為——「舞台劇中的話劇」。

被電燒掉的跳蚤

目錄

- 開場——楔子（續接終場）
第一場——求婚記（一場二景）
第二場——道貌岸然的背後
第三場——被電燒掉的跳蚤
第四場——台北迷魂
第五場——憤世嫉俗的失敗者
第六場——另一種慈善
第七場——遲來的肯定
第八場——力量的來源
第九場——浮生若夢

沒有時間
九二年十二月
九二年十二月
九二年十二月
九二年十二月
沒有時間
九三年六月
九三年六月
沒有時間
九三年六月

第十場——泡沫人生

第十一場——街頭遊魂（一場二景）

終場——落幕之後（銜接楔子）

九三年八月

九三年十一月

沒有時間

寫於「電燒」之前：〈劇情說明〉

九〇年代的都會與人心。藉著劇中人高旭昇起伏伏、死而復生、成而復敗的幾個轉折，來顯露今代都會人的價值觀念與生活現象。

高旭昇是個不得志的青年，其生活思想一直跟不上節奏迅速的社會潮流，由於一直未受人重視，形成了他渴望被肯定，卻總是遭受否決的命運。他的掙扎與妥協，不但披露了貧富懸殊的商業具象，同時也掃描了基層羣體中，所謂的「金權象徵」。

本劇利用某些畸形的社會現象，兩度將高旭昇帶入另一個超自然的空間裏，在這裏，我們又看到，人是那麼薄弱、那麼善變：人們在一夕之間突然肯定了高旭昇這個小人物，卻又在瞬間將他完全的抹殺。原因是高旭昇違悖了眾人的期望，未做一隻「偉大又聽話的跳蚤」。

這是一齣很模式化的「話」劇，全劇精神多靠演員台詞傳遞，格局不大，人物不多，所能涉獵的也有限，筆者僅能藉著這麼一個平淡的生活故事，作為對今代人事的探索與關注，然而這種探索終究只是浮面、無關正負對錯、沒有結論，只是顯象而已。

「電燒」人物一覽

1. 高旭昇：本劇主角。性格柔弱多愁。

2. 林美嬌：旭昇的女友。都會女性，雖有激情，卻不輕縱，害怕沒有生活確據的婚姻。驕縱、任性。

3. 陳維邦：激進派社會青年，旭昇的同學。

4. 黃志誠：激進社青，旭昇的同學。

5. 洪民雄：出版社主任兼作家經理人，十足的功利主義者，商業結構層的敗壞基因。

6. 李慧芳：洪民雄的祕書兼情婦。功利者的附屬品，不具本體形象。

7. 水晶：智慧溫柔的天使，超自然空間的引導者。

8. 高母：旭昇之母，慈祥老婦人。

9. 會計：仲介公司會計，基層社會的代言人，商業世代的畸形產兒，不具本象。

10. 小張：仲介公司職員。受了「社會絢麗包裝」的影響，他是被害者，但卻沒有當「原告」的資格，因此，他有話要說。

其他：

醫生／護士／學生甲／學生乙／患者／路人……

楔子〈接終場〉

地點：空曠無際的黑海

人物：全員到齊

時間：沒有時間

（本場地點、人物、時間、內容，完全接續終場。）

幕起

昏暗的空間，一張床，床上躺著冰冷的一具軀體。醫生嚴肅的站在床前對高母搖搖頭，這一搖頭，宣判了床上那具身軀從此不再溫暖，他將永久的冰冷。高母忍不住地輕泣，她知道，這一次，他永遠不會再甦醒了。

醫生白：（掀起白被單，蒙住死者的臉）腦癌。心肌擴張也是主因。

高母白：（低泣）早上出門還好好的，怎麼就這麼走了呢。

地板上

旭昇慢慢蠕動，曉夢初醒般地仰起他的臉，他在調適，調適這個不問時間的新空間，他像隻警戒中的山鹿，慢慢的自地板上站起來。眼前……，咦，眼前有一處微弱的光；他向著朦朧的光線望去，哦，是母親……

站在床前與高母對望片刻，他沉默的回過頭來，心中彷彿已然明白，他沉默地轉過頭來，發現自己竟然置身於一處空曠的黑海中，他看不見腳前的路，也不知該怎麼走。就在這時，遠處依稀彷彿有人影晃動著；他看不太清楚那些影子究竟是不是人，總之灰濛濛的一片，讓他走也不是、留也不是。

遠處的影子分成兩三路晃動著，他在那團影子當中，似乎看見了一羣很熟悉的面孔，那些面孔閃動不停，好像有美嬌、有志誠、有維邦，還有……，但是那些景像忽近忽遠；一時之間，旭昇還不敢確定他所看到的一切。

路、路、路，有地方就會有道路；不論任何空間，不論何種境界，都需要路，也都有道路，怎麼走在於自己的選擇。瞧，眼前不是出現了一條又寬又長的銀色道路嗎。

銀色道路如飛而來，迂迴的顯現在旭昇眼前。這條路猶如一條銀色的緞帶，在這茫茫黑海之中，分外明顯。旭昇超乎本能的順著銀帶而行，一路上污塵灰埃，虛無渺茫。他走著走著，迂迴的走著，面前突然出現了一道光，光？是的，光。光明之下出現了兩個不太光明的熟人，洪民雄與李慧芳。

旭昇白：（迷糊地）洪主任、李祕書？

民雄白：（一副興師問罪，受害匪淺的模樣）小子啊，我幫你實現了你的夢想，讓你的作品見了光，讓你從一個無名之輩變成了一個人所皆知的名作家，你……你為什麼要害我，你於

心何忍？

旭昇白：我沒有害……

民雄白：（不讓旭昇接腔）你害我吃上官司，你瞧瞧，我現在蹲苦窖、吃牢飯，跌得那麼慘，這都是誰害的？是你。你為什麼要醒過來呢？你當植物人多好呵！

慧芳白：（接著搶話說，不讓旭昇有機會辯解）原本你的作品已經成功了，是你自己弄垮這一切，你破壞了「植物人效益」，人們要的，是遭遇不幸的高旭昇，不是你。

民雄白：（搶話）你破壞這個神話，多少人為你灑下同情的淚水，是這些淚水高舉了你的作品，而你卻醒了過來。是你，是你止住了他們的淚水；是你，人們愛看悲劇，你為什麼不乾脆讓他們完完整整的看完這齣悲劇，你還醒來幹什麼呢？你……（哭出來）你害得我沒戲唱，現在都什麼世代了，誰還看那些死而復生的白雪公主；你瞧梁山伯和祝英台，他們死得多乾脆，他們一死就不再活回來，人們看這齣黃梅調看了三十年，三十年哞，高旭昇，人們還不膩，你為什麼要活過來，你這個神話破壞狂。

旭昇白：其實我……

慧芳白：（幾乎在旭昇開口的同時）你不但害慘了你自己，連帶的把卞教授一世英名都給毀了，高旭昇，如果不是卞教授的註解與評論，你那本九流爛書能成為那麼偉大的政治寓言嗎？你瞧，醒了你一個，拖垮了多少個？害死人啊！

旭昇白：（無辜的）我承認我有點貪心，當我看到人們在一夕之間，突然變得那麼樣的肯定我，想念我，我心動，所以我才會醒過來。但我萬萬沒想到，人們之所以對我肯定，原來是我付出生命所得來的代價。而當我再次活生生的來到人們面前，他們竟然一個個的撇我而去，一點機會也不留給我。唉，你們放心吧，你們的世界我已經看得很清楚；要讓下小銘那種人來塑造一個比我更完美的我，呵，我寧可那個世上從來沒有我。（搖搖頭，自語地）何苦完美得這麼虛偽！政治跳蚤……

（民雄和慧芳的影像，就在旭昇的感嘆之中，變成了兩片駐立不動的黑影。光，已然迅速，眼前又是灰濛濛一片。旭昇原想再多說兩句，但面對著眼前那兩團黑影，旭昇直覺的體會出，是該上路的時候了。順著銀帶，迂迴的走呵走，一如先前的光景，這回他又遇見了兩個人，而這兩個人令他覺得親切，他們是維邦和志誠！）

旭昇白：（驚喜）維邦、志誠……

志誠白：（口氣淡淡地）當你的朋友真難。你老是脫離常軌而行，每次一接近你，心裏就有作不完的功課。

維邦白：在你的字眼裏，恐怕很少用到「安份」這兩個字吧。總是這樣，忽而大起、忽而大落；你活在平庸的生活中，卻一味地逃避平庸的生命。卅歲了，該是追求安定的年齡啦，你要我們怎麼做？跟著你起起伏伏？

志誠白：真的怕了你。你究竟想證明些什麼？你害怕別人譏笑你，你作夢，卻不承認自己是個作夢的男人。好啦，你行，你拿一條命去賭一個美夢成真，也賭來了我們的佩服。然後呢？旭昇，就這麼死而復生、成而復敗之後，告訴我，你得到了什麼？

維邦白：你太不安於時事了，為什麼要讓你的朋友那麼為難呢？爲了附和你，我們必須耐著性子，陪你沉浸在你自己編織的童话故事裏，老兄啊，咱們已經不再是兒童了，懂嗎，不再是兒童了。

志誠白：真不是同類人。你看，當我們在這裏展開雙臂接納你，喂，（強調的語氣）是我們接納你；你卻老是一眨眼的又跳往另一頭，總是差一點把我們都拉到你那裏去了。你是個找不到自己定位的人吔，跟著你會有什麼結果？就是等著看你找自己，看到最後，是非成敗、生死顛倒的，連我們自己都快迷失了。

旭昇白：（似乎很難體諒他們兩人，面對他們的剝白與質詢，他自嘲式的微微笑，眼光是和善的）你們曾經漫無目標的拿起電話筒，卻又不知該打給誰嗎？你們曾經整天守著電話，卻搞不懂究竟有誰會打電話給你嗎？你們曾經在一天當中只開口說過兩句話，而這兩句話是對那個打錯電話的人說的嗎？你們如果經歷過那種孤獨的滋味，就會相信我是多麼用心的想和你們契合。但我走不進你們的世界；真的，你們的世界建築在種種業務、人事、政治、股市、權利、時勢、人際以及軟硬媒體的運作之中，這些對我而言，真的是

太硬、太陌生了。所以我只能邀請你們到我的天地裏來，我沒想到，失去了金融科技、失去了時事論談，這對你們會是那麼爲難的事。也許你說得對，我們不是同類人，但我們始終都是同學，對嗎？

（旭昇見維邦二人不語，又看那光線逐漸淡去，心知時辰已到，該是上路的時候了；算了，走吧，能說什麼呢？沒有共同的理念，言語最多也只能換得一時的契合，那又能代表什麼？順著銀帶再往前去，這回他遇見了美嬌……）

旭昇白：（不敢相信地）美嬌？真……真的是妳？（痴痴地）美嬌……

美嬌白：旭昇，愛情在你心裏究竟是什麼形狀呢，爲什麼每次和你相處，都讓我覺得虛浮而空幻呢？

旭昇白：（皺眉）愛情？我們的愛情不是很好嗎？（還自回憶）虛浮而空幻？會嗎？我記得……

（以下旭昇繼續說話，燈光逐漸減弱，一直到全場黑暗；布幕可先落下，預備接場布景、道具）……我記得我一直都很用心在經營我們的這段感情；妳知道我是愛妳的，但我一直弄不清楚，妳真正需要的是什麼？！也許妳看得比我遠、比我多，妳能分別界定愛情和婚姻，妳能明確的知道妳自己需要什麼，但妳沒告訴過我。我一直以爲妳需要的只是愛，單單純純一份發自內心的愛，所以我終日想著，該怎麼樣來愛妳、該怎麼樣討妳歡喜。我在自己的國度裏，偷偷的、一點一滴的，爲妳設計著一座城堡的藍圖……美

嬌，妳說它虛浮空幻，但是它是發自我的內心，它是真的、真的……

（旭昇的獨白盪在漆黑的幕後，盪呵盪，盪成了一片混濁的迴聲，這迴聲飄呵飄的，飄到了另外一個遙遠的時空……）

第一場 求婚記（一場二景）

地點：台北街頭／牛排館

時間：一九九二年·十二月

人物：高旭昇（不得志的上班族）

林美嬌（現代都會女性）

幕起

週末午後。

車輛穿梭，人潮如湧。在一塊寫著「大亨遊戲」的電影看板下，美嬌十分焦躁地來回踱著，還不時看著手上的錶，從她的神色看來，她已經是很不耐煩了。

旭昇提著公事包，自街道另一端匆忙地跑來，他閃過幾部車，躍過路邊的欄杆，還撞倒了幾個人……，終於，他衝到了美嬌面前：

旭昇白：（氣喘如牛地）呼呼呼……美嬌，對不起，剛才主任突然要我趕一份新到的案稿，所以來晚了。（看看錶）好在我跑得快，只遲到二十分鐘，呼呼呼，真被我們主任整慘了（注意到美嬌神色不對）……妳還好吧？

美嬌白：（氣沖沖地）當然好，我等的是戈巴契夫嘛。

旭昇白：生氣啦。（輕觸她的肩）

美嬌白：（甩開他的手）生氣？我敢嗎？你高旭昇是大人物嘛，遲到二十分鐘算什麼，你能來已經算是賞臉了。

旭昇白：美嬌，我不是解釋過了嗎，主任臨時派工作給我，我又不能推。好了好了，我給妳道歉，別生氣了好嗎？（哄小孩似地）

美嬌白：（仍不甘心）高旭昇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。你每次約我，有那一次準時過？人家都是男生等女生，只有我林美嬌跟人家不一樣。好像我一輩子從沒看過電影似的，非得這麼苦苦等候。哼，高旭昇，我鄭重的警告你，這是最後一次了，下回你再讓我這樣等，我就跟你說再見。

旭昇白：（自知理虧，只能繼續哄她、安撫她）好嘛好嘛，我的小小公主，我都認錯了，妳還不饒我？（頑皮地在她耳邊低語）下不為例，OK？

美嬌白：（使個白眼，略消氣地）那現在該怎麼辦？

旭昇白：不是說好去看凱文科斯納的片子嗎？

美嬌白：（又火起來）現在還能看嗎？

旭昇白：（看看錶）才剛開演嘛。現在坐車去應該還來得及。

美嬌白：高先生（沒好氣地），請問你聽過「塞車」這兩個字嗎？現在坐車到戲院去，人家都開演一半了，看個鬼。

旭昇白：哦，（搔搔頭）那……（四處看看，看見對街牛排館的招牌）這樣好不好，咱們先到對面那家牛排館坐坐，如果時間許可，還可以順便等下一場電影。

美嬌白：（冷淡地）隨便（還自走去）。

（旭昇緊跟上去，二人過街）

——景落幕——

〈啓開翼幕〉

二景幕起——

幽雅的牛排館裏播放著法蘭辛納屈的老式情歌。由於不是用餐時間，所以裏面的感覺很清靜。旭昇和美嬌挑了個靠窗的位置坐下，二人點了飲料，邊聊邊看著窗外的街景。

旭昇白：（環首四望，欣賞裏邊的陳設）這家牛排館好雅致。（再看看窗外）讓人有一種舒緩的

感覺。坐在這裏，再看看外面那些人，覺得他們的節奏好快速，好像每個人都停不下來的。

美嬌白：（咬著吸管，對著窗外發呆）台北本來就是這樣，咱們還不是從窗外進來的。誰不快？

不快能活嗎？

旭昇白：怎麼，妳不喜歡這裏面的感覺嗎？

美嬌白：（懶懶地四望一眼）還好啦。

旭昇白：（盯著美嬌，心中盤算著該如何開口，良久）美嬌，我……（欲言又止）

美嬌白：嗯。（用鼻息答應，等著詢問的大眼睛，等待著旭昇的下文）

旭昇白：我……（該怎麼說呢，如果她不答應，那該怎麼辦……）我……（看著美嬌的眼睛）我想……，（算了，放棄好了）沒事、沒事。

美嬌白：到底要說什麼嘛，幹嘛說到一半又吞回去。「你想」什麼？

旭昇白：我……（看著飲料杯，一副看似沉重的表情）我想……我是說，我們……我們能不能

……

美嬌白：（已經快沒耐性了）能不能什麼？

旭昇白：不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……我們……我們……

美嬌白：（光火了）真受不了你。一個大男人，一點魄力都沒有，有什麼事你不要吞吞吐吐，拜

託你明明白白、直截了當的說出來行不行。

旭昇白：（好吧，壯士斷腕、一氣呵成）我們結婚吧！

美嬌白：（不敢相信地）什麼？

旭昇白：嫁給我，我們結婚吧。

美嬌白：（訝異地）結婚……（突然大笑）結……結婚……哈哈……（笑出淚來）哈哈……

哈哈……結……結……哈……

旭昇白：（不自在地環首看看餐館裏頭的其他人，感覺十分尷尬）美……美嬌。

美嬌白：（經過了一陣囂張的大笑之後，覺得過癮了，這才邊撫肚皮邊喘氣地笑著旭昇）你是說

真的？

旭昇白：咱們也相處了三年，三年的時間不算短，難道妳不覺得我們的感情已經成熟了嗎？

美嬌白：（正色地）你八成是頭昏了。你連自己都養不活了，你拿什麼來結婚。

旭昇白：我現在雖然比較窮，但也不是沒指望，等我那部作品出版的時候，經濟就會好轉了。

美嬌白：（皺眉）欸，你怎麼老是指望這個，說點實際的成不成。

旭昇白：美嬌，對我有信心點嘛。

美嬌白：我可不像你這麼樂觀。要作夢你自己去作夢吧，別把我拖下水。爲了你那天馬行空的夢想，要我拿自己一生的幸福來陪你等，高旭昇，這種要求對一個女孩子來說，未免太不

公平了吧！

旭昇白：美嬌，這不是什麼天馬行空的夢，是真實的，雖然暫時不是那麼順利，但是我有管道，作品出版只是遲早的問題罷了。

美嬌白：出版？誰給你出版？

旭昇白：是洪主任。他是個很出色的作家經理人，又是我們公司期刊社的社長兼總編，他很有辦法的。

美嬌白：很有辦法又怎麼樣，他有答應要幫你嗎？

旭昇白：有，當初我到出版公司推薦自己的作品，那時洪主任親口答應過我，他說等到時機成熟的時候，他一定會出版我那部「被電燒掉的跳蚤」。

美嬌白：難怪你會甘心留在那裏爲他跑外務，我說呢，平常跟你提起工作，你就頭大；一天到晚悶在家裏寫作，餓肚皮你也不當一回事。怎麼突然開竅，主動出來找工作，當起業務員來了，原來如此。

旭昇白：現在妳相信了吧！這不是夢，就算是夢也一定會實現的，早晚而已，洪主任要我安心在裏頭先跑跑業務，一切就等時機成熟。

美嬌白：（懶懶的冷笑一聲）噯，你呀，連洪主任你都相信，你難道沒聽人說過，洪主任這個人是個頂頂有名的笑面虎嗎？他如果真心要用你的文章，早在當時就該和你簽約啦，幹嘛

還等什麼時機成熟。（自己想一想）「時機成熟」是什麼意思？

旭昇白：洪主任看了我那部「被電燒掉的跳蚤」以後，他說這篇文章的內容，和公司目前的營運方針不太搭調，他希望公司的產品能夠多元化的運作，就是說他希望文章本身能夠結合所有的媒體，比方說，又能當期刊，又能作專書，同時還能當成影視劇本用。

美嬌白：（不屑地）哼，那個洪民雄的胃口倒是挺大的。面面俱到，什麼錢都要賺，難怪看來就是一副暴發戶的模樣。咦，這跟「時機成熟」有什麼關係？

旭昇白：他認為我的文章不符合眼前他這種多元運作的標準，他說這部「被電燒掉的跳蚤」，以作專書來評估，內容稍嫌前衛，柔和度也不夠，如果運用在影視媒體上，格局又嫌太小。所以恐怕需要觀察一段時間，最起碼先要找到等類的市場，到那個時候，時機就算是成熟了。

美嬌白：唉，高旭昇，你真是太單純了，單純到對你說實話都會有罪惡感。告訴你吧，這件事我早聽你們裏面的小李說了。當初洪民雄之所以會答應為你出版那部文章，真正的用意是要你幫他跑業務，目前時機不景氣，員工難請，你們公司待遇又那麼差，誰願意到你們那裏去當業務員，所以他不得不這麼哄你，懂了吧，傻瓜。

旭昇白：（不可置信地）什麼？小李真的這麼說？（半信半疑）不，不可能，洪主任是看過我那些手稿的，他非常喜歡那部作品，他說這部作品的架構很特殊，題材也很有新意，就是

格局稍嫌小了一點……真的，是他親口說的。

美嬌白：你醒醒吧，那個洪民雄是個十足的奸商，功利的不得了。沒有絕對好處的事，他是不會幹的。你看看他手下有那一個不是名作家，旭昇，相信我，這種人是絕不可能幫你的。你完全沒有知名度，他憑什麼在你身上作投資呢？洪民雄不是伯樂，他是個專挑現成的大奸商，你要指望這個人，包你死得很慘。

旭昇白：我不信（一種希望破滅的感覺），我要親自去問他，我……（越想越激動，突然起身往外跑去）我現在就去問他……（直衝而去）

美嬌白：（被旭昇突發的舉動嚇住，等她回神，旭昇已跑到門邊）喂，現在是下班時間，你到那裏去找人啊！

旭昇白：到他家去。（直奔門外，頭也不回地）

（美嬌看著旭昇遠遠地跑去，不禁為他嘆了一口氣，唉，高旭昇，你現在才開始跑，太慢了。這裏是台北，一切講求新、速、實、簡的大台北，瞧瞧窗外那些忙碌的人，人家衝了一輩子，充其量也不過是個泛泛之輩，而你，現在才跑，唉，太慢了！）

——
二景幕落

第二場 道貌岸然的背後

地點：高級住宅區

時間：一九九二年·十二月

人物：李慧芳（洪民雄的情婦兼祕書）

洪民雄（出版社主任、作家經理人）

高旭昇

幕起

洪民雄坐在沙發上講電話，李慧芳身上綁著圍裙，自廚房端出一盤盤的小菜……

民雄白：（橫臥在沙發上，十分逍遙地對著話筒說話，從他謙恭諂媚的神色和語調看來，和他說話的人必然是個有份量的大人物）哈哈，是的，是的。楊副董，您放心吧，這個案子交給我不會錯的（對方似乎有所要求）……當然當然，您又不是不清楚我洪民雄的作法……是，是，可以、可……（對方說話）……什麼？新作家……（皺眉，似乎不很樂意，但口裏卻不敢表示）啊，是您的外甥，（極盡諂媚地）唉呀，您早說嘛，那有什麼問題呢！……唉，您也太見外了，都自己人幹嘛說這些呢！……好好，就這麼說定，我的行動電話您曉得吧？是是，那咱們明天見。（掛上電話）

慧芳白：（擺上最後一道菜，解下圍裙）吃飯啦！

民雄白：（神清氣爽地）啊哈，妳還記得那個楊副董吧？

慧芳白：「世風評論叢書」那個楊副董？

民雄白：（興奮十足）答對了，就是他。他把今年度的「熱門系列」版權都交給我，其中還包括

了三部將要上檔的戲劇原著，哈，這下子公司可要起飛啦（邊扭邊哼邊搖屁股走到桌前），啦啦啦……（搂住慧芳的腰）親愛的，起飛啦……

慧芳白：（推開民雄，了無情緒地白了他一眼）少不正經了，吃飯吧！

民雄白：（在餐桌前坐下）喂，在出版界這麼不景氣的時候，能夠接到這麼大的案子，這可是奇蹟吧，難道妳一點都不高興？

慧芳白：（幫民雄盛飯）高興什麼，你賺的錢還不都是你太太的，關我什麼事。

民雄白：噯，慧芳，妳可是我的祕書，公司賺了錢，妳也有好處的嘛！

慧芳白：（興趣快快）好處？是加兩個月的薪水還是分一點獎金？（風涼地）唉，怎麼也比不上你那位穿金戴銀、周遊列國的老婆吧！

民雄白：（邊吃邊說）什麼穿金戴銀、周遊列國，噯，妳幹嘛老跟她比呢，難道我有那一點虧待妳了？瞧，現在我洪民雄家裏誰是女主人，不就是妳在當家嗎？

慧芳白：哼，女主人，說得可真好聽。我啊，是個不折不扣的廉價勞工，偷偷摸摸的跑到這兒來

幫你燒飯打掃，還要服侍你這個沒良心的大老爺。

民雄白：唉呀，瞧妳把自己說的，像個小媳婦似的。

慧芳白：本來就是。沒名沒份的，比個菲傭都還不如。現在你倒是會說，你太太出國了，你就滿嘴甜言蜜語，等過一陣子你老婆回來了，我這個廉價女傭就不值錢了。

民雄白：好了好了，我的小小可憐，知道妳委屈行了吧！要不然咱們明天到「東方之星」去看看。

慧芳白：（眼睛一亮）東方之星，幹什麼？

民雄白：（賣關子）妳說呢？

慧芳白：（撒嬌）唉哟，不理你了，快說嘛，去「東方之星」幹什麼？

民雄白：給妳這小媳婦挑棟金屋，這總成了吧！

慧芳白：（開心起來）真的？嘩，太棒了，親愛的，你真好！（在民雄臉上吻一下）

民雄白：開心了吧！妳們女人啊……

（民雄的話才說了一半，電鈴突然急促地響起。民雄放下碗筷，與慧芳對望了一眼……）

慧芳白：（緊張而心虛地）會不會是你太太？

民雄白：不可能，她要下個月初才會回來。

慧芳白：可是這電鈴的聲音怎麼這麼急促呢？

民雄白：我太太有鑰匙的。奇怪，（起身去開門）會是誰呢？

慧芳白：我先到屋裏去躲一躲。

民雄白：嗯。（點頭表示同意）

（慧芳心虛地躲入內室，民雄這才放心地開了門，民雄原先聽見電鈴緊促的聲音，心以為來者必是某某重要人物，再不就是發生了什麼重大事情。他先將門開了一個小縫，一看之下，竟然是旭昇。洪民雄走出門口，為了怕裏頭的慧芳曝光，他順手把門關上；這也同時表明了他無意邀請旭昇入內……）

旭昇白：（恭敬地）洪主任。

民雄白：哦（嘴裏還有食物），是旭昇，有事嗎？

旭昇白：我……，洪主任，我想請問你，關於我那部作品的事……

民雄白：（一頭霧水）作品？什麼作品？

旭昇白：就是你上次答應幫我出書的那件事。

民雄白：我答應幫你出書？（一副「你是什麼東西」的表情，隨後很快地又收斂起來）出書？

（眼珠一轉）哦，是是是，是有這麼一回事。你那個什麼……什麼……「插頭在跳蚤上面打架」……

旭昇白：「被電燒掉的跳蚤」。

民雄白：哦，對對對，「被電燒掉的跳蚤」。那東西寫得不錯，不過你那篇文章和目前市場上的

需求略有出入，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，一篇文章光有好的內容是不夠的，還必須具備市場魅力，這件事急不得，過一陣子再說吧！

旭昇白：（拿出一疊稿紙）洪主任，關於這部作品我已經重新謄過，我買了很多時下的書籍作參考，關於你過去所說的那些缺陋部份，我都一一的修飾過了，除了故事內容沒有更動之外，我已經儘量地使它精緻化，我保證它一定極富現代都會文物的風格。請你再看一下，好嗎？

民雄白：（皺眉，不耐地）不是看過了嗎？！

旭昇白：這份是按著你的指正改進過的，無論如何請主任再看一遍。

民雄白：（稍作遲疑）哦……好吧。（接過稿紙，看著旭昇，一副「你還不走，留在這裏作什麼」的模樣）

旭昇白：主任……（欲言又止）

民雄白：還有其他事嗎？

旭昇白：主任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給我一個明確的答案？

民雄白：（急於想打發他走）你回去好好做你的事吧，有什麼消息，我會通知你的。

旭昇白：我……洪主任，我是個沒有知名度的人，我的作品從來不曾發表過，你真的願意幫我嗎？

民雄白：什麼話，文壇上需要的是人才，而不是人名。只要你有真材實料，沒有人能埋沒你的。你安心的待在公司裏，好好做你的業務，多看多聽多學習，凡事一步步的來，胡思亂想對你是沒好處的。

旭昇白：（心中懸懸地）是。請主任抽空就看看這些東西。

民雄白：（故意看看錶）好了，你回去吧，我還有事要忙呢！

旭昇白：（看著洪主任手中的稿紙）主任……

民雄白：（阻止他再說話）有話禮拜一到公司再說吧。記者，創作之門是公平、公正、公開的。只要你有本事，公司一定會為你開這扇門的。

旭昇白：（無奈地）是，主任再見。

（旭昇落寞地離去，或許他還存有一些希望，雖然洪民雄的態度不是那麼的真誠。他為什麼落寞？就是因為他還存有一些希望；而這些希望是懸在半空中，好似看得見，卻又抓不着的希望。唉，人很矛盾，活著不能沒希望，但是像這種懸空虛浮的盼望，早早幻滅還比存在來得幸運，至少你不用再等、再盼；因此，在這裏我們實在可以瞭解，高旭昇為什麼落寞，因為他捨不得讓自己絕望，他寧可在這種希望中苦熬活熬，唉，運命呵，可憐這個人吧，早早讓他絕望吧！否則他遲早被這希望吊死在那永不垂地的半空之中。）（民雄回身進到屋裏）

慧芳白：（自內室而出）誰呀？

民雄白：高旭昇那小子。

慧芳白：他來這兒幹嘛？

民雄白：推薦他的文章，想我幫他出書。

慧芳白：你要幫他嗎？

民雄白：（將稿紙丟到茶几上）妳想有必要在他身上浪費時間嗎？（稿紙散了一地）

慧芳白：（俯身收拾稿紙）那你爲什麼不乾脆拒絕，好讓他死了這條心呢？

民雄白：（頗有無奈之感）唉，員工難請吶，咱們公司就這麼幾個業務員，妳說我能得罪那一個呢？

慧芳白：你不明白的拒絕他，像他這麼三天兩頭的要你看他寫的東西，你反而更累。

民雄白：累？（奸笑）我從來沒看過他寫的東西。

慧芳白：什麼（訝異），那你怎麼跟他談？

民雄白：（狹笑地）很容易，只要把這些稿紙擺在家裏，一直等到他來要回去，再拿還給他，那就成了。

慧芳白：不必給他評語？

民雄白：妳記得上個月的期刊，在「漫言漫語」這個專欄裏，我曾提過兩個人的名字嗎？

慧芳白：（回想）上個月……（喃喃自語）「漫言漫語」……噢，我想起來了，是泰戈爾和海明威。

民雄白：寫得如何？

慧芳白：不錯，風評挺好的，很具說服力。

民雄白：（詭黠地）我從沒看過泰戈爾的作品，也不知他老人家是何許人也……（狹笑）

慧芳白：你……（愣了一愣）你沒有看過泰戈爾的文章，連他的資料都沒有，你居然還把他寫得頭頭是道？！那……那高旭昇……

民雄白：哼哼。（點頭詭詐地笑著，笑裏含帶暗示與贊同）

慧芳白：（會意過來）哇，你好詐，高旭昇還巴著你慧眼識英雄呢，沒想到你連看都不看……

（想一想）萬一他真是個人才，那……

民雄白：管他人才鬼才。總之，要我在他身上作這種投資，那我倒不如把這些資金拿來給妳買鑽戒。

慧芳白：（伸出手掌）好啊，拿來，我現在就去買鑽戒。

民雄白：可以。不過……（色迷迷地）在買鑽戒之前……（將慧芳狠狠地扛在肩上）我要先和妳

「聊聊」……（往內室走去）

慧芳白：（拳打腳踢，笑嘻嘻地）唉喲，你這匹色狼，壞死了、壞死了……

(二人進入內室)

幕落

第三場 被電燒掉的跳蚤

地點：醫院內

人物：高旭昇

黃志誠（旭昇同學，激進青年）

陳維邦（旭昇同學，激進青年）

醫護人員若干

患者若干

時間：一九九二年·十二月

幕起

（醫院裏，旭昇走到掛號處，伸手在口袋裏找證件，突然聽兄背後有人在喚他，急忙拿起掛號證……）

維邦白：（稍微確認一下）旭昇！

旭昇白：（回頭看見維邦和志誠）欸，維邦、志誠，怎麼你們也來啦？

維邦白：感冒流行季嘛。

志誠白：對呀，這是咱們孝順醫生的季節呢！怎麼，您的貴體也違和啦？

旭昇白：唉，我倒不是感冒，近來老覺得頭暈，暈久了還會痛，而且很容易疲倦，所以跑來看。噢，你們看過了沒？

維邦白：看過了，正要走就遇上你了。

（三人坐到候診椅上）

志誠白：美嬌呢？怎麼沒陪你一起來？

旭昇白：她也感冒了，在家休息呢。

志誠白：你們就是太閒了，告訴你吧，趕緊結婚，保證你什麼病都沒了。

維邦白：真的，有時候好羨慕你，無家無累，老媽又用不著你來養，一個人飽，全家飽。唉，那

像我們兩個，整個死拚活幹的……

旭昇白：什麼跟什麼嘛，老兄，你們的薪水比我高出三倍有餘吔！

志誠白：是啊，火就火在這裏嘛，薪水比你多出那麼多，生活卻遠不如你，瞧你一個人過得多悠哉。

旭昇白：（苦笑）幹嘛和我比呢？你們一個是藥廠的副科長，一個是搞第四台的；我呢，我不過是個小小的業務員。說得實際一點，我的月薪還比不上KTV裏頭那些端牛肉干的毛頭

小子呢。

維邦白：最起碼你沒什麼壓力，也沒什麼負擔，放眼整個大台北，像你這麼清閒的男人，現在已經很難找了。

志誠白：對了，上回你說要出書那檔子事，有沒有下文了，什麼時候可以拜讀你的大作呢？

旭昇白：唉，我已經有點想放棄了，我覺得我們主任好像沒什麼誠意要幫我，他嘴裏說我的作品有創意，但我若跟他提起出書之事，他就拿一堆什麼市場學之類的理論來搪塞我，唉！出書，（自嘲）我看是遙遙無期了。

志誠白：其實我早就想說你了，都快卅歲的人了，還跟個學生似的，滿腦子夢想。醒醒吧！當作家談何容易，與其浪費時間在這家出版公司跑業務，倒不如實際一點，出來另外找份稱職的工作，至少待遇也好一點。

維邦白：是啊，旭昇，你那家公司也真的太刻薄了，聽美嬌說，你一個月的薪資還不夠買兩套好衣服穿。唉，照這麼下去，你將來要拿什麼成家呢。咱們都是好同學，你聽我的準沒錯，那家公司不值得你留戀，別老想著他們會為你出書。依我看，你們主任不過是想騙你留在那裏為他做牛做馬罷了。喏，你自己不也看出來了，他沒有誠意想幫你，對嗎？旭昇白：（迷惘地）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，我只覺得留在這裏還有點機會，說到底，創作是我最大的夢想，只要有那麼一點機會，我就不該放棄的。

志誠白：唉，算了算了，年紀都一大把了，動不動就夢想、夢想。告訴你吧，你現在看我整天死拚活幹的，我小時候還想當歌星呢。老兄，不再是校園時代啦，面對現實吧！

旭昇白：你們說的我都懂。如果今天我沒有付出，我只是憑空立志想當個創作人，那麼今天我該聽你的。但是，我在這條路上已經走了那麼久。經年累月、離羣寡居，為的就是創作，我一個字一個字的寫，一點心一點心的做，老兄，我有付出，我不是臨淵羨魚，我是結好了網而找不到海。

志誠白：所以呀，所以你更該及時醒悟，你看，當別人揮汗如雨為著生活而拚命的時候，你卻坐在家裏埋首寫字，你把時間都浪費在這上面，你完全看不到現實問題，當別人都有了成就，你仍舊在原地打轉。我問你，這有什麼意思？你為什麼就非要當作家不可呢？

旭昇白：不，我不是想當作家，你不是我，你不能體會我的立場。我苦心經營的作品，現在壓在箱底。它們在我筆下孕育成胎，我期待它們被發表出來，如同母親切望自己的孩子早點出世，我更期待我的作品被認同、被肯定，那種感覺就像是你希望別人誇讚你的兒女長得漂亮一樣。什麼當作家啦、什麼名啦、什麼利啦、什麼辛苦的付出啦，在那一刻都不重要了。就像一個母親，只要看見自己的寶寶美麗而健康，那十月懷胎之苦又算得了什麼呢！

維邦白：你說的是有道理。問題是你那些作品我大致上都看過了，說句實話，你可別介意。旭

昇，你寫的東西都很冷門，而且，你那種顛倒式的記敘方式，也不是很有力量。說真的，你的技巧還有待磨練。拿現在這部「被電燒掉的跳蚤」來說吧！我完全看不懂你究竟在表達些什麼。咱們這麼熟的朋友，彼此也都很瞭解，連我都看不懂你在寫些什麼，那些不認識你的人又怎麼能看得懂呢！

旭昇白：（十分在意地）什麼，我這部作品真的那麼糟嗎？

維邦白：（有點過意不去）不是糟啦，只是……文筆還不是那麼的……那麼的成熟。

志誠白：旭昇，有時候人真的需要認清現實，別老這麼死心眼。實際點，在這大台北，到處都有工作等著你，只要你肯幹，餓不死的。

旭昇白：（受傷不淺）找工作？（喃喃自語）找工作……

志誠白：不錯，既然不是這塊料，何必硬要當作家呢？如果你早幾年出來衝，搞不好現在比我們都還有成就呢！

維邦白：對啦，夢想不能當飯吃，只有腳踏實地，認真的去賺錢，那才是真的。

（旭昇經二人這麼一說，信心已經完全崩塌，他感覺自己的心在滴血，志誠和維邦的聲音「轟隆隆」地好像越來越遙遠。他受傷了，很重很重的傷，他甚至忘記自己此刻身在何處，直到一陣清脆的叫喚聲傳入他的耳際，這才把他自沉淪中喚醒。叫喚聲，那是門診室裏跟診護士的叫喚）

護士白：（喊叫）高旭昇先生。高旭昇先生。

（旭昇若有所失地進入門診室，留下志誠和維邦坐在候診椅上繼續聊著……）

維邦白：唉，可憐哦，都快卅歲的人了，還這麼不務實際。

志誠白：隨他去吧，他想當作家、想成名，等他完全過不下去的時候，就會明白什麼叫做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」了。

維邦白：真弄不懂，不是這塊料卻非要走這條路。怎麼勸也勸不醒，就是有這種不識時務的人。

志誠白：說真的，我對他那篇什麼「被電燒掉的跳蚤」很好奇，你看過他的手稿，能不能說點來聽聽，什麼叫做「被電燒掉的跳蚤」？

維邦白：（未語先笑）他這個故事大致上是說，一個感染性病的男人，在他的私處地帶長著一種俗稱「八腳」的小蟲子，那種東西就像跳蚤一樣，甚至比跳蚤還小，但卻能教人癢得受不了。

志誠白：這玩意兒我知道，那故事是怎麼樣呢？

維邦白：那男人跑去看醫生，那個醫生爲了想多賺點錢，便告訴那得病的男人說，這毛病若要斷根，除了抹藥之外，還必須把包皮割掉。

志誠白：（聽出興趣來）然後呢？

維邦白：然後那男人同意啦。醫生就用「電燒」把那男人的包皮去除。男人以爲從此那些「跳

蚤」就被「電燒」掉了，沒想到癢處還是照癢不誤，而真正被電燒掉的，不過是一層薄皮罷了。

志誠白：哈哈哈哈（半是有趣半嘲笑），這傢伙寫的是童話故事嗎？哈哈，被電燒掉的跳蚤，哈哈。

維邦白：你小心笑那麼大聲，待會兒讓他聽見了。他還想靠這把「電燒」得文學獎呢！

志誠白：（更是受不了）真的？

維邦白：（咬住下唇，偷笑）你沒聽他說嗎，「孕育成胎」，他還等著這隻跳蚤呱呱落地呢！

（志誠已經憋不住地大笑了起來，維邦見狀，自己也覺得好笑，於是二人便笑成一堆，他們盡顧著笑，甚至笑出淚來，卻不知道在門診室的門口，旭昇正站在那兒盯著他們，他也掉淚，只不過這淚是在肚子裏……）

第四場 台北迷魂

地點：施工大樓旁

人物：旭昇

美嬌

幕落

水晶（溫柔的天使）

眾圍觀者

救護人員

警察

時間：一九九二年·十二月

幕起——

（旭昇和美嬌並肩走在一處建築工地的走道旁，一路上，旭昇失魂落魄，不發一言……）

美嬌白：（仰首看著頂上忙碌的建築工）哎，真搞不懂，到處有人喊著房地產不景氣，說歸說，樓房還不照樣一棟一棟的蓋起來。

旭昇白：（心不在焉地）欸，是啊……

美嬌白：說什麼房地產不景氣，還不是貴得嚇死人。在台北呀，一千萬只能勉強買一棟小房子。

哼，如果我一千萬，我寧可到鄉下去，花個七百萬買棟大別墅，那樣不但住得舒服，而且還可以留三百萬在身邊，（陶醉地）嘩，多棒呵！

旭昇白：（還是那副魂不守舍的樣子）哦，是嗎……

美嬌白：（感覺不對）怎麼啦，今天怎麼怪怪的？

旭昇白：啊，是嗎……

美嬌白：從剛剛出門一直到現在，沒見你開口說一句話，這不像是平常的你吔。

旭昇白：啊，噢，是嗎……

美嬌白：是不是又被那個洪主任罵了？

旭昇白：（還自沉思）欸……啊，什麼？

美嬌白：（光火了）怎麼搞的嘛，跟你說話老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，那你幹嘛約我出來。早知

道這樣，倒不如留在家裏看電視。

旭昇白：（趕緊安撫）美嬌，對不起嘛，其實我……

美嬌白：你到底怎麼啦？

旭昇白：（難過地）昨天我到醫院去作了全身檢查，根據心電圖作出來的結果，醫生說我的心律

不整，心臟有明顯的衰弱現象。我……

美嬌白：弄了半天，原來是爲了這個啊，其實這也沒什麼嘛，我二哥比你更慘，他是先天的心

臟病。其實心臟不好的人，平時只要多注重飲食，儘量別去碰酒和那些咖啡因飲料，另

外就是避免讓自己受刺激，不會有事的。

旭昇白：醫生也是這麼說。

美嬌白：那你還擔心什麼，你平常又不沾酒又不碰咖啡……噢，對了，你有喝茶的習慣，這個要

節制，茶也是刺激品的一種，對心臟是沒好處的。

旭昇白：不，我擔心的不是這個，我擔心的是我的腦。

美嬌白：腦？你的腦怎麼啦？

旭昇白：昨天我看自己的X光片，我的腦部有一片像雲一樣的東西。醫生說還需要做進一步的

檢查，因為那有可能是……

美嬌白：（呼大眼睛）喂，你可別嚇我喔。

旭昇白：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很擔心，我還這麼年輕，萬一……

美嬌白：（安慰地）旭昇，別老往壞處去想，也許不過是些血塊什麼的，就算是瘤，也有可能是

良性的，只要動個小手術，什麼事都沒啦！

旭昇白：希望如此。（走了幾步）美嬌，我想辭掉現在這份工作，妳看怎麼樣？

美嬌白：不是早叫你別幹了嗎？既沒福利又沒保障，待遇又那麼差……（回心一想）不過你現在

可不能辭，萬一要動手術、住院什麼的，至少也還有個勞保可以作後盾。

旭昇白：唉，原先還盼著洪主任能幫我發表那些作品，現在……唉，算了！

美嬌白：怎麼，終於覺悟啦？

旭昇白：命都快沒了，誰還有空去想那些呢。只是，想起洪主任這麼要我，我還真是不甘心。

美嬌白：那種人本來就是吃人不吐骨頭的。早警告過你了，誰叫你不聽。旭昇，你太單純了，連

洪民雄的話你都能相信。不錯，洪民雄是個有辦法的人，他如果有心幫你，肯定是輕而易舉。但是你忽略了一點，台灣目前所呈現出來的現象是貧富懸殊，現今的時代是商業時代，人人講究的是功利；像洪民雄這種有辦法的人，他們只跟有辦法的人打交道。你別看他滿嘴是肉，這種人連肉也捨不得隨便掉的。

旭昇白：也許志誠他們說得對，我根本不是這塊料，都怪我自己太不自量力了。

美嬌白：你能想通就好了，其實人的道路是很寬闊的，何必偏執在一條行不通的窄路上呢。明天我請大哥幫忙，看看有什麼工作適合你，反正不管是什麼差使，一定比你待在這家出版公司更有前途。

（二人邊走邊談，旭昇茫然到了極點，美嬌卻是溫柔得出奇。這個時候，正在施工的大樓頂，突然掉下一塊版模來，這塊版模朝著二人的頭頂直線掉落，路旁有人發現而驚叫，美嬌聽到路人的驚叫聲，敏感而直覺的閃到一邊去，就在這麼一剎那的時間裏，那塊版模不偏不倚地打在旭昇的頭上。旭昇原本就有點恍惚，直到那塊版模衝著他的頭頂打下來，他根本連痛都還來不及感覺，就這麼倒下了。血，鮮紅的血，自他頂上汨汨泛流、泛流、泛流成河。美嬌驚惶地哭喊著，一聲聲呼叫著旭昇的名字，然而旭昇卻如同睡著似的，不動、不響，也不應。美嬌聲嘶力竭地哭啞了嗓，圍觀的人越來越多，旭昇卻仍舊睡在血泊中，不動、不響，也不應……）

美嬌的哭喊聲，加上圍觀者指指點點的交談聲，迴盪在這片凌亂的空間裏，聲音、聲音，有斥責施工單位的聲音，有怒罵政府機關的聲音、有機會教育的媽媽聲，有同情抱憾的嘆息聲。聲音、聲音，機車警車救護車……拉里拉雜的聲音溶成了一片轟隆隆的音響，這音響不刺耳也不尖銳，卻教人頭皮發麻。

旭昇悄悄的睜開雙眼，首入眼簾的是台北的這片天空，緊接著他聽見周圍那一陣陣旋盪而來的嘈雜聲，他慢慢的自地上爬起，然後習慣性地拍拍褲腳、屁股，及衣背上的灰塵。他站起來，在眾人的圍繞中走了兩步，他覺得頭有點暈，好像有什麼重大的事情發生過，但他想不起來。腦中一片空白，環首看周遭的人們，他們圍繞著他，卻又不看他，噢，旁邊怎麼有個女人蹲在地上哭呢？仔細看看……那不是美嬌嗎？她怎麼啦？怎麼哭得這麼慘呢？

旭昇正想和美嬌說兩句話，卻又注意到有人抬著擔架向現場跑來，他們將一個躺在地上的人搬上擔架，然後快速而匆忙地抬進停在一旁的救護車裏。這個時候的旭昇，已經成了圍觀者當中的一份子，他和眾人一樣，好奇地注視著眼前的一切。但他和其他人不同，在場所有的人，好像都知道他們在看的是什麼，而旭昇卻搞不懂在這熱呼呼、鬧哄哄的現場裏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。對了，問問美嬌吧，瞧她哭得那麼厲害，她一定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旭昇回頭望著美嬌，輕輕地喚了她一聲，但美嬌不理會他，甚至連看都不

看他一眼就街上了救護車。旭昇心裏覺得好納悶，他本能地想追過去，但，就在此時，他聽見背後有人在喚著他的名字，他回頭一看，叫他的人竟然是位小姐，小姐？她會是誰呢？小姐——一位穿著白洋裝的陌生小姐……

水晶白：高旭昇（聲音溫柔而純淨），高旭昇，這裏，是我在叫你，來，你過來。

旭昇白：（看看水晶，又回頭看看救護車上的美嬌）妳……（疑惑地走到水晶面前）妳是……？

水晶白：（微笑）我是水晶。

旭昇白：水晶？我們認識嗎？

水晶白：我認識你好久了，我經常和你同出同入的，甚至經常陪著你熬夜寫稿。唉，跟你說這些也沒用，你暫時還不能明白的。

旭昇白：（用一種很奇怪的眼光打量著水晶）妳……妳找我有事嗎？

水晶白：當然有事，而且是大事呢！

旭昇白：哦，大事……（聽見救護車離去的聲音，回頭看著車影，緊張地）對不起，水……水晶小姐，咱們能不能改天再談，我女朋友在那部車上，我必須去追她……（逕自跑到路邊，向著往來的計程車招手，但沒有一輛車肯停下來，甚至有個司機還差點撞到他）計程車、計程車……（看著車輛一部部的駛過，忍不住地情急了起來）媽的，這些司機都不看人的。不行，我得趕緊去追美嬌……

水晶白：（不知何時已走到旭昇的身邊）不必追了，高旭昇，你女朋友根本就沒有離開你，她一直都守在你身邊呢。

旭昇白：（煩躁地）妳別鬧了吧，我女朋友被一羣陌生人載走了，我必須盡快找到她，妳別老纏著我盡說些莫名其妙的話行不行！

水晶白：你那麼急著想找她？我問你，你找她做什麼？

旭昇白：（突然安靜下來）我……我也不知道，我只覺得腦袋裏一片空白……（再度情急的）可是……她哭得兩眼都浮腫了，我一定要去安慰她。

水晶白：你怎麼安慰她？你安慰她什麼？

旭昇白：我……（突然像個迷惘的小孩）我不知道，我好像什麼都不知道。（他以一種乞憐的眼神看著水晶，水晶依舊溫柔地笑著。旭昇不知為什麼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，他覺得自己需要某些問題的某些答案，而他所需要的一切，水晶能給他……）

水晶白：（笑看著旭昇，輕輕地握住旭昇的手）來吧，你跟我來。（二人就這麼輕飄飄地騰空飛起）

旭昇白：（驚惶失措地握緊水晶的手）啊，這是怎麼回事，我……（看著下方，不可思議地）我在飛，我居然在飛，水晶，我不是在作夢？

水晶白：作夢？夢可沒這麼自由。不過你如果稱它是「夢」，那也是你的自由。走吧！

（旭昇在驚慌中，隨著水晶同飛而去……）

幕落——

第五場 憤世嫉俗的失敗者

地點：無名的山頂

人物：旭昇

水晶

時間：沒有時間

幕起——

（水晶把旭昇帶到一個不知名的山頂上，從這山頂可以一覽整個夜的台北。台北、台北、夜的台北，由山頂綜觀全貌，猶若一場花燈大展，羣光爭輝的招牌，萬色繽紛的霓虹，教人想起年節時所看見過的煙火景象。旭昇雖然向下瞥了一眼，卻毫無情緒去瀏覽它。他心中只有一個意念——找美嬌。）

旭昇白：（茫然而驚惶）這是什麼地方？水晶，我不要再這裏，妳帶我去找美嬌好不好？

水晶白：（有點惋惜）唉，原本你可以好好的擁抱這份自由的，好不容易你把所有的擔子都釋放，現在你的身體已經輕鬆了，但你的心靈卻仍舊繃得這麼緊，旭昇，你是白來了，

瞧，你的神魂還是那樣沉重，你完全沒得到舒展。

旭昇白：（幾乎要哭出來了）水晶，妳先帶我去找美嬌吧，妳說的我都聽不懂呵！

水晶白：（有點責備地）旭昇，你為什麼要抓著美嬌不放呢，這是你自己的空間，你就不能平靜安穩地放輕鬆嗎？為什麼一定要把美嬌帶進來呢？

旭昇白：（心裏只有美嬌，這是他僅存的意念）美嬌、美嬌，水晶，求求妳，讓我去找美嬌吧！

水晶白：（有點無奈）放心吧，我會帶你去的。現在他們一個個又亂又急，你去了又能怎麼樣，還是等他們忙過再說吧！

旭昇白：他們？他們是誰？

水晶白：他們是你身邊的人，是你好不容易才卸下的包袱。

旭昇白：我身邊的人……（心中一片空白）他們是誰？

水晶白：為什麼要去撿你自己丟棄的東西呢？別再想了吧，對你沒好處的。

旭昇白：我……（還自回想，很用心、很用心的去想……）我好像……好像……（往事一幕幕地、片段地掠過他的腦際，除了美嬌之外，他又想起許多其他的人……）水晶，妳能不能告訴我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這裏是什麼「地方」？妳是誰？美嬌……美嬌為什麼會哭得那麼厲害？還有……為什麼……為什麼我會飛？

水晶白：笨蛋，誰教你去想那些，丟掉的東西幹嘛又拾回來呢！

旭昇白：不，水晶，妳別說這些，快回答我的問題吧！

水晶白：（神祕地笑著）你的問題？你自己說呢？

旭昇白：（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感覺，他開始緊張了起來）水晶，難道……難道……（雙手緊扯自己的頭髮，不敢再往下想）噢，不，不，不可能，一定不是這樣的……（駭怕地）噢，不，不要……

水晶白：（依然是那麼溫柔）高旭昇，好端端的為什麼要讓自己陷入懼怕之中呢？！

旭昇白：（沉重而絕望地）水晶，妳告訴我，我是不是已經……已經……（像孩子似地哭了起來。）

水晶白：別胡思亂想，沒這回事，你不過是暫時卸下重擔，出來喘口氣罷了。

旭昇白：（冷靜下來）妳是說……我還沒死？

水晶白：（笑一笑）你那麼想死嗎？

旭昇白：不、不想。可是……我怎麼會……？

水晶白：你一向不得志，讓自己揹負了太多的壓力，如果不讓你出來透透氣，你遲早要垮的。

旭昇白：（猶如枯木逢春似地，充滿期望）妳的意思是……我還活著？

水晶白：「活著」？根據你的字典，暫時可以這麼說。

旭昇白：暫時？這又是什麼意思？

水晶白：當然是暫時的。茫茫人海，眾生多如海沙，不管是貧富貴賤，不論是高低尊卑，誰不是暫時的，有那一個敢站出來向永恆挑戰？

旭昇白：那……妳是誰呢？

水晶白：你暫時可以把我當作你的朋友。這段時間，我會引導你走過前面的每一步路。你可以放心的信靠我，因為我既不打盹，也不會睡覺，直到你平安的度過這段時期。

旭昇白：那我現在該怎麼辦？

水晶白：你先別急著想幹什麼，讓我先問你，旭昇，假定你的時候到了，你願意心平靜氣的跟我走嗎？

旭昇白：走？去那裏？

水晶白：當然是去你該去的地方啦！

旭昇白：妳為什麼這樣問我，難道我還有其他的選擇權嗎？

水晶白：人有一死，這是命定，誰都沒有選擇權。我之所以這麼問你，主要是讓你知道，這一天遲早會來臨。站在朋友的立場，我希望你能有所預備，到時候才能平靜安穩、一無掛慮的離開。

旭昇白：（一股不平之氣油然而生）平靜安穩、一無掛慮？（想起過往之事，咬牙切齒地）老闖辱罵我、耍弄我，朋友嘲笑我、否定我，愛人輕賤我、譏諷我，我這一生何嘗得意過，

卅歲、卅歲，我一事無成，每每想在人前抬頭，突然地翻個身給他們看，（比哭還難聽的笑聲）哈哈哈哈哈，結果呢，每次的結局都一樣，我永遠都是人家的笑談，是人家引以為戒的借鏡。小丑、小丑，水晶，趁著妳在這裏，請妳告訴我，這也是命定的嗎？小丑、小丑，我只是個小丑！

水晶白：別悲觀，至少你還會寫，不是嗎？

旭昇白：（滿腔忿恨）寫？妳不提我還不這麼恨，我把一生的願望、前途光景，都寄託在我的創作上。當我的同學——那些和我同齡同輩的人，他們在追逐他們的事業的時候，我在幹什麼？我坐在家裏一個字、一個字的磨，一張紙、一張紙的寫。他們一階一階的爬了上去，人人都有了自己的成就；我呢？我還是坐在家裏，守著一堆沒人要的稿件，我經年累月，窮心盡力的結晶，就這麼一本本的壓在箱底。他們個個都得意了，都闖出點名堂了，他們可以有十足的理由來嘲笑我。是的，我是在作夢，我根本不是這塊料，他們沒說錯，他們沒說錯。但我真的不甘心，水晶，妳要是我，妳能平靜安穩、一無掛慮的離開嗎？

水晶白：說真的，我不太喜歡聽這種憤世嫉俗的話，況且有許多事，你的結論都得太早了。你不能因為一條路走得太順利，就厭惡你的雙腳。不錯，以你個人的價值觀來談論成敗的話，你確實是不堪一提；但是，在我眼裏所看到的，情況並不是真的那麼糟。真正糟

的是你那過度的反應。試想，不過是個需要三分力氣就可以跳出來的陷阱，你卻把所有的力量都拿來掙扎、反抗，並咒罵那個設陷阱的人，以至於你精力耗盡，卻仍舊受困在陷阱之中。唉，旭昇，三分力，就只需要三分力，不要反應過度，反應過度的結果就是誇張事實，這對你有什麼幫助呢？

旭昇白：誇張事實、反應過度？我一個卅歲男人，家庭、事業、前途、感情、人際……無一是處，妳說說看，我有那一點誇張了？我這樣的反應應該算是過度了嗎？

水晶白：你……（咬緊下唇，似乎在做著某種決定）你那麼在意這一切嗎？

旭昇白：在意，我在意極了。人窮志短，我高旭昇在人前卑賤了大半輩子，最後卻這麼不明不白的消失在那個盪笑的世界；沒人賞識、沒人看重、沒人紀念、沒人愛……，水晶，我在意，我很在意。

水晶白：如果這一切都改變了，你認為對你的生命會有幫助嗎？你能因為理想的實現而戰勝這個功利無常的世界嗎？

旭昇白：功利無常？哼，社會的功利和世態的無常都是為那些弱者設定的。他們把無能的人關在門外，自己卻鎖在門裏啃食著成功的果子。我就是那個弱者，我就是那個無能的人。我曾經傻傻的站在門口等候，希望那些人在酒足飯飽之餘，能夠殘留些碎屑肉渣給我。結果呢！哼，他們一點機會都不留給人。最後我終於想通了，沒人會幫你開那扇門，除非

你有鑰匙，你自己開門進去。鑰匙，一旦我的理想實現了，我就能得到那把鑰匙，誰還會去在意什麼功利無常呢！

水晶白：（盯著旭昇，思忖片刻）好吧，既然你這麼想，那麼，走吧！

旭昇白：去那裏？

水晶白：去看看你，還有你的夢。

（旭昇迷迷糊糊地隨著水晶飛去）

幕落——

第六場 另一種慈善

時間：一九九三年·六月（旭昇出事半年後）

人物：洪民雄

李慧芳

幕起——洪民雄辦公室

慧芳白：（拿了一疊公文進入室內）洪主任，南部的「智慧書坊」，還有中部三家「彩雲堂」都有傳真。

民雄白：（神采飛揚）是不是又來追加那本「被電燒掉的跳蚤」？

慧芳白：這還用問，本月份所有的訂單要的都是這本書，照目前市場的動態看來，短時間內是不會退燒的，這陣子咱們是別想清閒了。

民雄白：哈哈，怎麼樣，李祕書，我洪某人有一套吧！

慧芳白：真沒想到高旭昇的書會這麼暢銷，連電視節目都為咱們作義務的宣傳呢。

民雄白：嘿，嘿，連續十一週的暢銷排行冠軍呢，夠熱門了吧！當前這本書是最搶手一本書，那些市場老手啊，哈哈，他們暫時是別想出頭了，哈哈……（不可一世地）

慧芳白：對了，有位製作人想和公司洽談這本書的電影版權，他說後天會來找你談。

民雄白：（純熟老練地）壓下壓下，先壓下，咱們暫時不要答覆他。妳把這件事告訴那個姓劉的記者，讓這個消息先上報，這麼一來……嘿，嘿……

慧芳白：（聰明地接腔）這麼一來就能招攬更多的人來爭這個版權，當然這行情就會水漲船高了。

民雄白：（誇讚）聰明，不愧是我洪某人的祕書。要知道，這媒體是一種非常有利的兵器，只要妳懂得善用它、掌握它，它就能為你賺錢。喏，這本「被電燒掉的跳蚤」，不就是靠著這條管道起來的嗎！

慧芳白：早知道高旭昇的作品這麼寶貝，在他出事以前就該作了。

民雄白：啐，妳懂個屁。就是因為他成了植物人，這本書才有這麼充份的廣告效益。因為他不可

能再寫了，所以這本書才會這麼暢銷。妳看，現在已經第六版了，反應還這麼熱烈，這一切憑靠的，不是「高旭昇」三個字，而是我洪某人這顆精明的腦袋，懂了吧！

慧芳白：（扮個鬼臉，調笑地）是，洪主任胸懷謀略，小女子佩服，行了吧。

民雄白：（得意地）做生意講究的就是時機。拿高旭昇來說吧，我過去為什麼不肯「做」這個人？因為他太平凡了嘛，妳說他文筆好，這文筆好的人比比皆是；妳到各大專院校去，隨便一抓就有一大把，文筆好有什麼稀奇，要能賺錢那才是真正的。

慧芳白：那為什麼他出事之後，你就肯投資了？

民雄白：這就我所講的時機，妳想想看，當初在著手「做」這本書之前，咱們在各媒體做了什麼樣的宣導？

慧芳白：（自書櫃裏翻出一本舊雜誌，找出報導旭昇的那一頁，照著雜誌上的大標題唸……）昨天的高旭昇，今日的植物人……青年創作者，壯志未酬……

民雄白：是不是？如果他不變成植物人，那他有什麼廣告效益？可是以他目前的情況而言，那就不同了，因為他現在是植物人，我有充份的理由和噱頭來為他做宣傳。媒體為什麼爭相報導這個人？是我，是我洪某人使他從藉藉無名變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。

慧芳白：而你趁著這個時候推出他的作品，正好滿足人們對他的好奇，嘩，洪民雄，你還真是穩贏不輸的，看來我得跟你多學著點了。

民雄白：妳呀，不必了，賺錢不是每個人都行的。（色迷迷地……）妳只要給我乖乖的聽話，光是我洪某人的錢，就夠妳「賺」不完的了。

慧芳白：（白他一眼）討厭，上班時間別胡說八道。（正色地）對了，咱們下一波該怎麼做呢？民雄白：我記得高旭昇曾經說過，他家裏存有很多的手稿，現在他躺在醫院裏，每天都需要龐大的花費。聽說他母親爲了應付這些費用，連房子都賣了，而且還四處去向人借貸。這對咱們而言，是個好機會，咱們可以便宜的買斷高旭昇所有的存稿。

慧芳白：現在高旭昇的作品這麼搶手，這件事好談嗎？

民雄白：問題是他們沒有選擇的餘地，因爲他們正急需用錢。我敢肯定他們沒有管道可以銷售那些存稿，否則他母親就不會賣房子了，咱們適時出現，對他們來說，可是大救星呢！

慧芳白：可是……，主任，你不怕別人說閒話嗎？

民雄白：這點妳不必擔心，我已經設立了一個「植物人援助機構」，名字就叫做「旭昇基金會」。這對所有的植物人而言，是個好消息，他們感謝我都來不及了，還有什麼閒話好說呢！

慧芳白：「基金會」？

民雄白：對，基金會。一方面我打算用它來結合下一波的產品，也就是高旭昇那些存稿。另一方面，咱們可以呼籲所有的讀者起來響應支援的行動。如此一來，或多或少，對高旭昇總

算是做到一點補償了。

慧芳白：這倒是個兩全其美的好辦法，既有宣傳效益，同時也可以堵住某些人的嘴。主任，需不需要我去跑趟事務所？王律師現在正好有空呢。

民雄白：不必了。

慧芳白：不必了？王律師是咱們的法律顧問，這種事不找他行嗎？

民雄白：（拿出一份文件，遞給慧芳）妳的動作太慢了，肉都被人吃光了才喊開飯。要是聽妳的，那我洪民雄只有喝湯的份了。

慧芳白：（接過文件）哟，都弄妥啦，（打開文件，細細的閱讀）……「旭昇植物人援助機構……」，（一直看到最下方）噢，怎麼沒咱們公司的編號呢？（再仔細一看，訝異地）帳號……這……這不是你私人的戶頭嗎？這……

民雄白：（狹睦地）怎麼啦，這是我父親的公司，用我的帳號代替公司的編號，這沒什麼不對呀！

慧芳白：可是……（本能的壓低音量）這很危險的。

民雄白：（十足滑頭的）有什麼好危險的，我的事業不用我的帳號，用誰的帳號呢？

慧芳白：你的「事業」，你設立這慈善基金是你的「事業」？

民雄白：（假作懵懂地）不是我的，難道是公司的？我老爸想得出這種點子嗎？

慧芳白：嘩，洪民雄，你真夠賊的了，連這種事你都幹得出來，天啊！

民雄白：欸，話可別亂說哦，我幹了什麼事？再說，妳「東方之星」那棟樓可不宜，要不是靠著這些「外來的事業」，（語調曖昧地）那麼高級的宅第，妳住得起嗎？

慧芳白：算了，不跟你這個黑心鬼說話。

民雄白：（一把抱住慧芳，玩狹地）黑心鬼，妳罵我黑心鬼？好，我就讓妳看看我的心有多黑（以嘴唇搔她的耳根）黑、黑、黑不黑、黑不黑……

慧芳白：（癢得受不了，邊笑邊求饒）唉哟，不要……哈哈……討厭，別玩了啦，這裏是辦公室呢……唉呀……哈哈……算我說錯了，饒了我吧……哈哈……

（二人繼續調笑，他們玩、他們鬧，他們心中沒有罪惡與良善的負擔，因此，他們很輕鬆。）

幕落——

第七場 遲來的肯定

地點：病房內

人物：旭昇

水晶

高母（旭昇之母）

民雄

慧芳

志誠

維邦

美嬌

時間：一九九三年·六月二十九日

幕起——（牆上的日曆告訴我們，今天是六月二十九日。病房裏，旭昇躺在床上已經半年。這一天，旭昇的母親、美嬌、志誠、維邦……都在病房裏……）

高母白：（憂鬱的坐在床頭為旭昇擦汗）唉，都半年了，這孩子一點起色都沒有，再這麼下去，我這老太婆可要比他先躺下了。

美嬌白：高媽媽，事情都發生了，妳憂慮也沒有用，還是看開點，保重自己的身體要緊。

高母白：（越想越難過）好端端的一個人，一轉眼竟然成了植物人，妳教我怎麼看得開呢。這半年來，家裏所有的積蓄都用盡了，我一個老太婆，每天要照顧這麼大的一個人，又要應付這麼龐大的醫療費用，唉，美嬌，高媽媽快撐不下去了。

志誠白：高媽媽，旭昇那本書賣得那麼好，難道一點幫助都沒有嗎？

美嬌白：哼，那個洪主任趁著高媽媽最需要錢的時候，拿了一紙契約叫高媽媽簽下，八萬塊錢就買斷那本書的版權。現在那本書賣得再好也沒有用，高媽媽她連一毛錢的版稅也抽不到。

維邦白：這個洪民雄也太狠了吧！連高媽媽他都騙。

志誠白：憑良心說，這個洪民雄也不算是騙人，畢竟當初誰也想不到旭昇的作品竟然會這麼搶手，這也只能怪高媽媽自己運氣不好了。

維邦白：好歹旭昇也是他的員工，最起碼在道義上他也應該做點表示才對。

高母白：算了，這都是命。總之，我能照顧這孩子多久，就全憑上帝的安排了。要是上帝讓我多活一年，我就拖著這把老骨頭多照顧他一年，萬一高媽媽實在支持不下去，躺下了，走了；那也只能看這孩子他自己的命運了。

（旭昇和水晶在此時進入病房，旭昇看見房裏的幾個人，如同隔世重逢似地，欣喜異常。當然，沒人看見他，也沒人理會他。他環首四顧地看看眾人，然後急急地跑到床緣去看看他自己……）

旭昇白：（看著床上的自己，驚訝地）天啊，這個骨瘦如柴的人真的是我嗎？（轉頭看看自己的母親，更是激動而心疼）媽？媽，妳怎麼變得這麼老，媽……

高母白：（對著眾人，喃喃自語）唉，我是老了，被旭昇這麼一拖就是半年，我恐怕是沒有多少

時候好活了。（對著床上的旭昇說話）孩子，快醒來吧，再不睜開眼睛，你就看不見媽媽了。

旭昇白：（訝異地看著水晶）半年？什麼半年？

水晶白：你不知道嗎，你已經當了半年的植物人了。

旭昇白：（震驚）什麼？半年？不，妳胡說，咱們從山頂飛到這裏來，不過是瞬間間的事，怎麼會……

水晶白：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，時間掌控在造物者的手中，這一點不是你能懷疑的（用手指著日曆）。

旭昇白：（愣了片刻，看著牆上的日曆，忍不住跪地痛哭）媽、媽，噢，可憐的媽媽、媽……

高母白：（對著床上的旭昇說話，語調平靜）孩子，媽不可憐，媽媽年紀一大把了，遲早是要走的。可憐的是你，媽媽走了以後，你怎麼辦呢？孩子，醒來吧！孩子……

旭昇白：（像孩子般地哭叫）媽、媽，我在這裏、我在這裏呀，媽……

高母白：（側耳傾聽，神情怪異）我突然有個感覺，旭昇這孩子他在叫我……

美嬌白：（靠過來，輕撫高母）高媽媽，妳累了，旭昇他再也不會開口，（自己也難過了起來）再也不會喊妳了。

高母白：不，是真的，我有這種感覺，他的心、他的靈，清清楚楚的依畔在我面前……

志誠白：（與維邦對望一眼，這一眼當中含帶著無盡的同情，唉，老人家想兒子，想得神智都不清了）高媽媽，妳要不要稍微躺一躺，休息一下！

高母白：（逕自沉溺在回憶中）這感覺……就像是 he 小時候受了委屈，跑到我跟前來哭訴一樣。唉，這孩子一直都是這麼軟弱，他的生活很單純，就是有點孤僻。從小他就不愛出門，總喜歡自己關在房裏寫東寫西的，他沒有朋友，除了你們這幾個人，我從不曾看見他跟誰交往過。

美嬌白：（倒杯開水）高媽媽，別說了，喝口水吧！

高母白：（接過水杯）真的，我有一種很奇特的感覺，旭昇，旭昇就在咱們當中。

維邦白：（順著老人家的意思安慰她）是的，高媽媽，旭昇從來沒離開過咱們，他只是不能說話、不能動，但他還活著，高媽媽，他一直都是活生生的。

志誠白：是啊，高媽媽，妳別想那麼多了，萬一旭昇他能聽得見，知道妳爲他這麼操勞、這麼擔憂，他一定會很難過的。

（志誠的話對高母倒是產生了作用，所謂天下父母心，誰也不願說出自己兒女傷心的話，於是，她沉默了。就在此時，洪民雄和李慧芳走進病房……）

民雄白：（有禮地）高老太太。

高母白：（起身接待）哦，是洪主任。

民雄白：高老太太，旭昇他——可有起色？

高母白：唉，還不是老樣子。

民雄白：發生這種事，真教人遺憾，這麼一個才氣橫溢的青年人……唉。

高母白：這都是他的命，能說什麼呢！

民雄白：（一副誠懇關懷的表情）公司的同仁都很關心他，大家都希望他能趕快好轉，還有許多讀者也經常來信詢問他的近況，唉，但願奇蹟能早點出現，讓那些關心他的人，能有機會看到他健康活躍的走出這個病房。

高母白：健康活躍……（喃喃地）我看這輩子是不可能了。不管怎麼說，都勞駕你代我謝謝那些關懷旭昇的人。

（在片時的沉默之後，民雄對慧芳使個眼色……）

慧芳白：高伯母，（拿出一張厚厚的信封袋）這是公司的一點心意，請妳收下。

高母白：（接過信封袋，自內掏出一疊大鈔，訝異地）這……這是？

慧芳白：高伯母，旭昇曾經是公司的員工，過去他一直有個心願，就是希望公司能幫他把作品發表出來。洪主任一直很欣賞旭昇的才幹，也答應過要幫他出書。現在他的作品已經問世了，卻發生這種不幸的事情。洪主任心裏非常難過，這些錢是主任向那些讀者籌募來的醫療費用，希望對旭昇能夠有一點點的幫助。

高母白：（感激地）謝謝、謝謝你，洪主任，謝謝所有的人，謝謝。

民雄白：老太太別客氣，人與人之間本來就應該互相幫助，更何況旭昇與公司有這麼深的淵源呢。

旭昇白：（迷迷糊糊的問水晶）水晶，他們剛才說……說什麼……作品問世？

水晶白：（示意旭昇安靜）噓，等一下你就會明白了。

慧芳白：高伯母，旭昇的醫療費用不便宜吧？

高母白：那又有什麼辦法呢！這半年來，房子也賣了，所有積蓄也都掏空了，起初還請得起看護，現在二十四小時都必須由我這個老太婆守著。唉，再怎麼窮也得想法子撐下去，總不能放下他不管，讓他自生自滅吧！

慧芳白：高伯母，我倒是有個法子能夠讓你暫時度過這個難關。

高母白：哦，什麼法子？

慧芳白：其實這個法子是我們主任想出來的，他非常關心旭昇……

美嬌白：（突然冒出一句風涼話）貓哭耗子！哼！

慧芳白：（環首看著在場眾人，有所顧忌地對高母耳語）高伯母，咱們能不能到地下室去談？

高母白：噢，好。（回望眾人）美嬌、志誠，你們先幫高媽媽看著，高媽媽出去一下，馬上就回來。

志誠白：高媽媽，妳去吧，這裏交給我們沒問題的。

高母白：高媽媽在餐飲部，有什麼事就撥個電話給我。

志誠白：知道了，高媽媽。

（高母隨著民雄與慧芳走出病房，旭昇和水晶則無聊地各自坐下。）

維邦白：奇怪，這個洪主任在搞什麼鬼，有事為什麼不當面說，幹嘛要高媽媽到地下室去談呢？

志誠白：你還看不出來嗎，他們八成是食髓知味，又想故技重施了。

維邦白：你是說，他想和上次一樣，便宜地買斷旭昇的存稿？

旭昇白：（提高注意力）買我的存稿？（不太相信的）用錢買我的存稿？

志誠白：那本「被電燒掉的跳蚤」讓洪民雄大大的發了一筆橫財，你說他可能放過旭昇家裏那些存稿嗎？

旭昇白：（驚喜）「被電燒掉的跳蚤」，是我的作品，水晶，我沒聽錯吧，我出書了吔，我出書了吔。

維邦白：那你剛才為什麼不當面跟他點破呢？

志誠白：何必這麼做，高媽媽確實急著用錢嘛。

旭昇白：（忘了自己是魂魄）志誠、維邦，我的作品在市面上的反應好不好？

志誠白：唉，據說這部「被電燒掉的跳蚤」已經賣了將近一百萬本。書本這麼暢銷，作者的家屬

居然窮得要賣房子，真是太可悲了。

旭昇白：（興奮地跳起來）一百萬本，水晶，妳聽見沒有，我的作品竟然這麼暢銷，一百萬本、一百萬本吔，誰說我不配當作家，誰說我不是這塊料……

維邦白：是你吧，當初你說他不是這塊料，而我對他的文筆也沒有信心，沒想到咱們都看走了眼。

志誠白：我買了一本「被電燒掉的跳蚤」，從頭到尾細細的看了一遍。天吶，這傢伙真是個天才，我從來不曉得他是這麼深具震撼力的一個人，在他的文筆中，透露著一股敏銳而圓滑的氣息，筆鋒是那麼的前衛而大膽，唉，看完了這本書，我真忘記他是我的同學、我的朋友；他的影像在我心裏面突然變成了馬龍白蘭度：那麼……那麼……的有份量。

維邦白：他的確是個天才，這篇作品的手稿我早就看過了，當時我並不很清楚這篇故事的核心在什麼地方，他想透露的又是什麼，直到上個星期我看了卞小銘的書評，我才明白這篇文章個中的玄機。

志誠白：卞小銘？你說的是專門評論名作家作品的那個教授？

旭昇白：（睜大雙眼）嘩，卞小銘、卞小銘爲我寫書評吔，水晶，妳知道嗎，這個人多半只爲那些古典文學寫書評，近代作家能讓他研討評論的，除非是很知名的作品，否則想都不要想。（又開心起來）嘩，卞小銘爲我寫書評！

志誠白：書評怎麼說？

維邦白：根據那篇報導的說法，卞小銘在研究了旭昇這篇作品之後，猛誇它是一部近代的鉅作。

這篇故事的内容對於當代政治有很大的抨擊和諷刺。

志誠白：政治？奇怪，這本書我從頭看到尾，沒有看到任何跟政治有關的東西呀？

維邦白：高就高在這裏嘛，在紅樓夢裏邊你看到董小婉沒有？從古到今，舉凡名作家，記事是完全不說白話的，他們只用隱喻，而這些隱喻多半是很深奧，也只有那些研文評書的人才看得出來。

志誠白：中國人真奇怪，怎麼老愛搞些神祕兮兮的東西，連寫本書都要像猜謎語似的，越是語焉不詳的東西就越值錢。

維邦白：真沒想到旭昇也是此中高手呢！

旭昇白：（急著想聽書評）喂，你們別盡說些廢話行不行，快說說看我的書跟政治究竟有什麼關係？！

維邦白：據卞小銘研究觀察的結論，旭昇這個人對時政相當的不滿。

志誠白：他對時政不滿？我怎麼從來不覺得他是個關心政治的人呢？

維邦白：他說那個得到性病的男人，隱喻的是缺陋的時政，而那些生長在私處，如同跳蚤一般的蝨子，表徵的是一些社會的亂象以及政策上的種種弊端。

旭昇白：嘩，這個卜小銘怎麼是這麼評書的……（搔頭不解）

維邦白：那個庸醫代表夾在兩極層面當中的執政機構。那把電燒是強勢階層的權益，包皮是弱勢團體的保障。

志誠白：等一等，先讓我來串一串，得到性病的男人去看醫生，希望得到醫治。

維邦白：時政有了缺陷，人們寄望執政單位來改善它。

志誠白：他的性病來源，在於他的私處生長著一種如同跳蚤般的蟲子，令他奇癢不堪。

維邦白：時政的缺陷源自於種種政策上的弊端，進而陸續的出現了許多社會上的亂象。

志誠白：醫生爲了多賺點錢，便以治病爲由，要他把包皮一起割了。

維邦白：執政者爲了選票的顧慮，往往避重就輕的拿弱勢團體的權益來填補政治法規上的漏洞。

志誠白：在男人同意後，醫生使用電燒把他的包皮割除了。

維邦白：在保隊國家社會的大前提下，弱勢團體不得不犧牲自己的權益。而真正剝奪他們權益的，卻是那些強勢階層的高官巨賈。

志誠白：包皮割是割了，但是蟲子卻沒有除淨，那男人照樣癢不堪言。

維邦白：弱勢團體的權益雖然犧牲了，但是種種弊端與亂象依然存在。

志誠白：我懂了，因爲男人的問題不在包皮，割掉包皮是多餘的措施，那把電燒沒有燒（搔）掉真正的癢處……哇塞，這個旭昇真是個天才。

旭昇白：（自己也一臉訝異）哇塞，那個卞小銘才是真正的天才呢！他何必寫書評呢，他都可以自己出一部政治書了，什麼社會弊端……什麼亂象……居然把我這麼單純的一篇故事解釋成了那麼複雜的政治問題。

水晶白：（輕笑搖頭）這就是人，人永遠不愛單純，也不相信單純，因為單純令他們覺得乏味。所以他們經常會自作聰明的做出一些可笑的事來。因為他們不願意相信世界上有「單純」這兩個字，因此，任何事物，就算是他們親眼所見，他們也要懷疑。他們會去拆解每一件單純的事，直到他們找出足以令他們信服的答案為止。

旭昇白：我懂了，我的書賣得這麼好，內容卻這麼簡單，那些專家無法接受這種事實。（還自思想）不錯，連格林童話和一千零一夜都有人為它們做複雜的論文，那麼，我的「被電燒掉的跳蚤」被解成了政治素材，那也不奇怪了。

志誠白：真沒想到旭昇會用這種方式來諷刺官場，我原先還以為它只是一本風趣的小說呢！

維邦白：我還不是一樣，要不是卞小銘那篇書評，怎麼說我也不會相信旭昇是個這麼關心政治的人，唉，真是天妒英才。

志誠白：（注意到一旁發呆的美嬌）咦，美嬌，怎麼不說話呢？

美嬌白：（感觸地）以前我們都不認識旭昇，等到我們真正認識他的時候，他已經……（淚上眼眶）我總認為他是個不務實際的人，到今天我才明白，原來真正淺薄的人竟是我自己。

志誠白：（拍拍她，安慰地）美嬌……

美嬌白：這半年來，我想了很多。在這個世界上，他是唯一對我付出真情的男人。

志誠白：他對妳好是應該的，你們是戀人嘛。

美嬌白：不，你不瞭解。我一直不曾真正的關心過他，因為他對我是百般的遷就、百般的呵護，這讓我覺得他不像是個男人。每次我找他吵架，他也不管是爲了什麼，就開始不斷的認錯、安撫我、哄我……（淚落雙頰）他就是不生氣。

維邦白：他原本就是個沒脾氣的人。

美嬌白：直到出事的那一天，我看他鮮血淋漓的躺在路旁，我猛哭、猛哭……，我一向是最害怕看血的，但是當時我忽然不怕了。我一直喊他、一直喊、一直喊，可是……（哭出聲來）他沒反應，我跟著他上救護車，跟著他到醫院，那時我心中有了一個微小的聲音告訴我，今後再也沒人能像他那麼疼我了。（走到床邊）旭昇，我錯了，原來我心裏是愛你的，可是我發現的太晚了，我沒有機會說，我沒有機會告訴你，我愛你。

旭昇白：（已然癱倒）美嬌……噢，美嬌我聽見了，我都聽見了。

美嬌白：（仆倒在病床上）你聽不見，你再也聽不見了，旭昇，旭昇，我好恨，爲什麼當初我不懂得珍惜，旭昇，噢，旭昇，醒醒吧，再給我一次機會，我們重新來過，好嗎……（偎在床頭）

旭昇白：（激動起來）水晶、水晶，我要回去、我要回去，妳告訴我，我要怎麼回去……

水晶白：旭昇，別激動，先靜一靜。

旭昇白：不，我無法安靜，我必須回去，現在就要回去……

水晶白：（一把抓住旭昇的手）你先跟我來。（騰空飛起）

旭昇白：（隨之飛起，口裏卻掙扎大叫）不、不，我要回去，水晶，求求妳別拉我，讓我回去

呵！我不想再飛了，水晶……

（二人飛向未知，消失在現實裏……）

幕落——

第八場 力量的來源

地點：無名山頂

人物：旭昇

水晶

時間：沒有時間

幕起——

（水晶和旭昇再次來到山頂）

旭昇白：（悲忿地）爲什麼，爲什麼不讓我回去？

水晶白：冷靜點，我說過不讓你回去了嗎？

旭昇白：那妳爲什麼把我帶到這裏來？

水晶白：在你決定回去之前，我要你冷靜的想清楚。

旭昇白：（情急的）沒有時間了，剛才咱們從這裏到醫院去，才一眨眼就過了半年。要是再這麼耗下去，那可怎麼得了，我可不想像「李伯大夢」裏的那個人一樣，回去面對另外一個新的世紀。

水晶白：我說過，只有造物者能掌握時間，不要用你的等量方程式來換算這裏的時間，而這裏的空間更不是你那套相對原理可以評估的。你現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相信我。

旭昇白：（無可奈何的）好吧，妳究竟要我做些什麼？

水晶白：我要清楚的明白，你想回去的動機是什麼？

旭昇白：是什麼？我很稀奇妳居然不明白，我一生中從未受人重視，雖然處處鞠躬哈腰，也沒人正眼瞧過我。現在好不容易——我的上司已經賞識我，朋友開始尊重我，愛人……（改以輕柔的口氣）……也終於需要我。（說到此處，口氣中透著一股歡喜）她需要我，總算總算，噢，總算有被需要的感覺了，哈，我不再是一無是處、不再是寄生蟲、不再是人渣，我是有用的，水晶，夠了嗎，我有這麼多的理由，妳說我該不該回去？！

水晶白：回去是遲早該讓你回去的，在你的時間還沒到之前，誰也不能阻止你回去。只是，我有義務警告你，我必須讓你看清楚生命真正的據點。如果單單爲了要享受這些成就而回去，絕對絕對，你會受傷，而且光景會比從前更糟。

旭昇白：沒有道理。就算我回去是爲了享受這些成果，那也不算苛求啊，那部作品改變了我的一切，而這一切豈不是我一個字、一個字，辛苦拼湊而成的結晶嗎？我請問妳，自己栽的果子，難道自己不能享受嗎？

水晶白：哦，你確信這些果子是你親手栽的？

旭昇白：（不悅）水晶，妳這話是什麼意思？難道這一切的轉變不都是因爲我的書嗎？（有些驕傲）我的作品在市面上是那樣的暢銷，我的觀念、我的思想、我的心聲、我的創意，隨著這波熱潮而流傳到一百萬戶人家的書桌上。因爲如此，人們對我的看法完全的改變了。妳說，這本書是不是我寫的，這顆果子是不是我自己栽的？！

水晶白：唉，旭昇啊，旭昇，你太不瞭解人類的本質了，瞧你，還沒回去，就已經先被那個世界上的功利給迷惑了，你又怎麼能看清楚生命的據點呢！

旭昇白：不，我沒有迷惑，我就是因爲看得很清楚，所以才有回去的理由。

水晶白：好，你說這本書是你寫的，那麼，是你自己出的書嗎？是你將它翻印成冊的嗎？你參與編輯工作以及媒體宣傳了嗎？是誰將它推上市場？在整個銷售企劃與過程中可有你的

份？

旭昇白：（理直氣壯）我何必做這些，我是這本書的作者，是主角，這些周邊工作該由我來做嗎？

水晶白：（面色嚴肅地）好。你是作者、是主角。我請問你，剛才躺在醫院裏的植物人又是誰？旭昇白：（莫名其妙）水晶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

水晶白：你不懂，好，你不懂，讓我來告訴你，躺在病床上的那個植物人，他才是這本書的作者。

旭昇白：那個人不就是我嗎？！

水晶白：不是你，是他。你剛才說這些成果是你親手所栽，你卻不問是什麼力量在背後推動這一切，是什麼力量讓你那一張張的稿紙變成了書本，是什麼力量將這些書本送到一百萬讀者的手中，現在讓我來告訴你這個答案。是他，是那個植物人引發了商人的興趣，因為他具有廣告價值，因此媒體採訪他的事蹟，社會知道他的遭遇，商人出版他的文章，讀者競買他的作品。在這一事件發生的當時，你在那裏？

旭昇白：我……（語塞）

水晶白：你在漂泊，你只是個魂魄，只是一團氣。你剛才所看到的、所聽到的，和你口中所說的一切成就，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，這份成就是世界給那個植物人的，不是給你的。而你

竟然說這些成果是你親手所栽，漂泊的靈魂啊，你憑什麼說這些成果是你栽種的呢？

旭昇白：（如同洩了氣的皮球，屈服了下來）水晶，可是那部文章確實是我的，是我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，我有付出啊！

水晶白：就因為如此，所以你認為一切的成功都該歸你？

旭昇白：是的，我不願意像梵古一樣，生前窮困潦倒，連根畫筆都買不起，大把年紀了，還得仰仗他的兄弟來庇蔭他，沒有朋友、沒有成就，連最起碼生存的尊嚴都沒有。而他死了以後，人們卻不惜一切代價的競相收藏他的畫。不，這不公平，畫，畫是同樣的一幅畫，生前和死後竟有這麼大的差別。水晶，我懇求妳，不要讓我當梵谷，讓我回去吧。

水晶白：旭昇，如果梵谷能活到今天，你認為他的畫還會不會值錢呢？

旭昇白：會、一定會。好的東西是不會被埋沒的。梵谷如果活到今天，知道人們是如何看重他的作品、寶貝他的畫，他一定十分欣慰，這是曠世的尊榮，即便他曾吃過那麼多的苦頭，面對著今日的成就，什麼都夠了。

水晶白：你錯了，當初梵谷的畫賣不出去，和當初洪主任不要你的作品是一樣的。這個世上有個不成文的定律，這定律古代一直到今時，都還存在人們心中，人們把活著的人都當做競爭比較的對手，除非有特殊的條件或相當利益，人們很難得會去賞識一個對手的作為；因此，活人在世上很難找到真心的肯定。死人就不同了，死人不會是競爭的對象，而且

在傳統觀念裏，人們敬畏死人。所以他們願意拿死去的人當老師，高舉死者的作為，屈服於死者的成就。人，這就是人，所謂曠世的尊榮是絕不會輕易降臨在一個活人身上的。

旭昇白：我不太明白妳的意思。

水晶白：換個角度說吧，如果梵谷到今天還活著，那麼他可以大量的創作，一直到「物以稀為貴」的例律被打破為止，東西一多，誰還來寶貝他呢？你也一樣，推動你出書的力量是什麼？就是你變成植物人。今天你看到人們競相收藏的，不是梵谷，而是一個作品有限，而且永遠不可能再創作的名畫家，是死亡高舉了梵谷。而現今在市面上暢銷的，也不是你高旭昇，而是一個永遠不可能再執筆的植物人。

旭昇白：（開始沮喪）妳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，（痛苦地）妳把我的信心都冷卻了。

水晶白：我無意傷害你，事實的真相總是教人沮喪，但我實在是不忍心看你被那些世俗的成敗所迷惑，我必須洗滌你的心靈。好了，現在可以走了。

旭昇白：（恍惚地）走？

水晶白：回去，回你自己的世界，這不是你一直期待的嗎？

旭昇白：（有點畏縮）水晶，經妳那麼一說，我……我有點害怕……

水晶白：（溫和地微笑）別怕，我說那些話不是要教你害怕，而是要教你明白。總之，記得我一

句話，對你會有好處的——保守你的心，別一味的跟著這個世代走，因為這個世代的價值觀念過於功利，它會污染你單純的心靈。

旭昇白：水晶，我還是怕……

水晶白：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的，只要持守這個信念，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一切，你可以坦坦蕩蕩的走下去，什麼都不必怕。（看看天空）走吧，是時候了。

（二人騰空飛去）

幕落——

第九場 浮生若夢

地點：病房裏

時間：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

人物：旭昇

水晶

高母

美嬌

志誠

維邦

（醫院裏眾人羣……）

幕起——（回到第七場）

（時間果然掌控於造物者手中，果然不能憑靠人類的智慧、知識和經驗來換算。旭昇初次自無名山頂來到醫院，感覺雖然是一刹那，卻已耗費掉半年的光景。而第二次，他在無名山頂與水晶爭辯了一段長長的時間，當他再次進到病房裏，才發現他竟然連一秒鐘都沒浪費掉。他驚訝地看見美嬌仍舊仆倒在床緣哭泣低吟，志誠和維邦仍舊在一旁安慰著，高母和民雄二人到地下室去，也還沒有回來。牆上的日曆和時鐘明白的告訴旭昇：在他離開病房到山頂上去的這段時間裏，世界好像是打烊了，完全沒有運作，以致他再次回來的時間，正好和他離去的時間相互銜接……）

美嬌白：（偎在床頭低吟哭泣）醒來吧，旭昇，我們重新來過，重新來過，好嗎……

維邦白：美嬌，我知道妳心裏難過，可是都過了半年了，除非有奇蹟出現，否則他是不可能再醒過來了。

志誠白：是的，美嬌，妳別再傷心了，小心待會兒高媽媽進來，她看見妳這個樣子，她心裏一定也會難過的。

（旭昇和水晶在此時進入病房，旭昇先看了眾人一眼，然後便急著跑去看牆上的日曆）

旭昇白：（訝異地）啊，六月二十九、六月二十九，水晶，這……這不是剛才咱們離開醫院的日期嗎？

水晶白：我不是一再的告訴你嗎，時間是造物者的作爲，不是你用知識和經驗可以換算的。

旭昇白：但是——我真的弄不懂，咱們第一次從山頂來到這裏，才一眨眼時間就過了半年，怎麼這一回……

水晶白：我說過，憑靠經驗是不足以詮釋造物者的作爲。你又何必用上回的經驗來比較這次的時間呢。瞧，你母親和洪民雄他們到地下室去，到現在還沒回來呢！

旭昇白：（看看時鐘，稀奇的）水晶，咱們在山頂上談論了那麼久，這裏的時間竟然連一秒鐘都沒有過去，真是太奇妙了。

水晶白：（幽默地）你不是擔心回來會像「李伯大夢」一樣嗎？現在你可以安心啦！

旭昇白：唉，生命實在是太奧妙了，遠非人類智慧所能及。天地之間的哲學，人類都還理不清，更別提天地之外的奧秘了。

水晶白：你想不想帶點什麼回去？

旭昇白：什麼意思？

水晶白：我是說，除了我剛才送給你的那句話，你認爲有沒有必要再保留一些什麼？

旭昇白：妳送給我的話？妳是說——「保守心，勝過保守一切」？

水晶白：沒錯，除了這句話，你還有沒有需要保留的？

旭昇白：（恍然大悟）我知道妳的意思了，妳是說，我回去以後，這裏的一切記憶都會消失？

水晶白：這是很必然的。

旭昇白：爲什麼？

水晶白：人們對於一場夢，能記憶多久呢？

旭昇白：這是夢？妳說……我現在是在夢中？

水晶白：（搖頭輕笑）如果你稱它是「夢」，這也是你的自由。

旭昇白：（好像突然懂了一些什麼，可是又說不上來）「夢」？名詞問題而已，是嗎？

水晶白：懂了？

旭昇白：不完全。

水晶白：算了，你也不必懂那麼多，回到人羣裏以後，這些知識只會令你更寂寞。

旭昇白：不錯，（理解地）因爲沒人會相信這些，這一切遠超過他們的理性和悟性，他們無法接受，即使我說了，也沒人會關心。

水晶白：所以我說人類只追求眼見的、心明的，你若把這裏的記憶全帶回去，很快你就会被摒棄於人羣之外。

旭昇白：謝謝妳，水晶，我不知道該對妳說些什麼……，謝謝……

水晶白：以世間人的觀點來說，你還算是個好人，因為你不具侵略性。有一點我想奉勸你，如果你看重它，回去以後你就會記得住。

旭昇白：水晶，妳說吧，我一定會很「用力」的記住妳說的每一個字。

水晶白：剛才在山頂上，你曾說你要回去享受那個「成果」，你說那果子是你親手所栽，你有權利享用它。現在我以一個朋友的立場來告訴你，那顆果子不是好果子。你千萬小心，不要被迷惑了。

旭昇白：是不是我寫得不够好？

水晶白：寫得好不好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這顆種子是你播下的，寫得好不好，它都是你的。問題是這其中經過奸商貪婪詭詐的灌溉，結果呢？瞧，那位知名的教授從你作品中研發出來的精義，甚至連你自己都不懂。

旭昇白：是啊，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？

水晶白：這就是經由不當手法所栽種出來的畸形成果。這種果實我勸你千萬別去收割，免得招來人們的謬讚，這謬讚會促使你忘掉自己，以至於墮入虛華、趨向滅亡。

旭昇白：（皺眉）那我該怎麼做？從頭開始嗎？

水晶白：一粒種子從播種、發芽，到成長結果，都有一定的流程，在這當中，你不能揠苗助長，也不能旱樹水植。任何事都一樣，講究的是誠懇勤勞、步步紮實。從頭開始總比隨波逐

流、將錯就錯來得實在吧！

（此時高母拿著一紙合約進來）

志誠白：高媽媽！

維邦白：高媽媽，那個洪主任來這裏幹什麼？

志誠白：（看見高母手中的契約）高媽媽，妳把旭昇的存稿賣啦？

高母白：嗯，爲了這孩子，如今已經是債台高築了，現在賣了那些文章，正好可以拿這些錢來還債。

美嬌白：高媽媽，妳把那箱稿子全賣啦？

高母白：不賣還留著幹什麼，眼前都要過不下去了，不賣行嗎？

維邦白：唉，高媽媽，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，今天還有旭昇的存稿可以賣，那往後呢？

高母白：現在只能先把眼前的債務還清楚，往後的事，往後再說吧！

水晶白：好了，旭昇，是時候了，你回去吧！

旭昇白：我……（不知如何回去）……

水晶白：嗯……（做個手勢，要他到床上去躺下）

旭昇白：哦，（會意地走到床邊，有點依依不捨的看著水晶）……

水晶白：（溫柔地微笑著）保守你的心。（做個手勢，示意他躺下）

旭昇白：（誠摯的）水晶，妳在山頂上曾說過，妳說，當日子到的時候，希望我能平靜安穩、一無掛慮的離開。

水晶白：你還記得？

旭昇白：嗯，水晶，我答應妳。

水晶白：（收斂起笑容，眼神中透露出一股嘉勉的神色）保守你的心，勝過保守一切（轉身離開病房，幽然而去）。

旭昇白：（喃喃地，無限感觸）水晶，我最好的朋友……（拋去對這一切無名狀態的依戀，毅然地鑽進被窩，和床上那具骨瘦如柴的軀體合而為一）

（眾人各自坐下，高母因為年老體衰，坐著坐著就睏倦起來……）

美嬌白：高媽媽，累的話趴著睡一覺吧！這裏有我們看著，不會有事的。

高母白：（眼皮沉重地）哦，好。（趴在床邊打盹）

志誠白：維邦，聽說你們藥廠最近要拍一支廣告？！

維邦白：對呀，欸，你消息怎麼這麼靈，這個案子才剛出爐呢。

志誠白：怎麼樣，有沒有需要老同學效勞的地方？

維邦白：（笑一笑）說你消息靈通，看來也不怎麼通嘛，這個案子不是我經手的，要是這案子交給我，那還少得了你嗎？

志誠白：推薦一下嘛！

維邦白：算了，這檔子事沒什麼希望的，承接這個案子的是孫世郎，那傢伙辦事一向是用固定的班底，外人是分不到一杯羹的。

志誠白：奇怪了，最近你們廠裏的好差使怎麼老是落在他的手裏，維邦，看來明年會有人跟你爭科長這個寶座囉！

維邦白：（不是滋味地）有什麼辦法，人家紅嘛。

志誠白：唉，原本咱們是相輔相成的，現在少掉你這條線，我可辛苦了！

維邦白：怎麼會，你不是才剛接下一個座談節目嗎？

志誠白：靠這個節目吃飯啊，我不餓死才怪呢！（嘀咕地）有限的經費，無限的要求。

維邦白：你可以去找那些朝野兩黨的政治官員嘛，又經濟，又有噱頭，又可以讓他們有機會秀一秀，多輕鬆啊！又不吃力又討好。

志誠白：早這麼做啦，還等你說呢。唉，整個節目現場變成了立法院，節目扣掉廣告就是四十五分鐘，他們每個人一開口就要耗掉半個小時，整個節目的長度根本不夠他們用。

維邦白：又不是搞直播，你怕什麼，你就讓他們說個過癮，事後再剪接嘛！

志誠白：老兄啊，我就是這麼搞的。你知道有多累嗎？這個剪多了、那個剪少了，怕要得罪人。一句話他認為重要，你覺得敏感，又得為該剪不剪傷腦筋。播出這個人的「重要話」，

那個人的「重要話」就不能剪……唉呀，總之七搞八搞，我現在就是不再碰任何關乎政治的題材了。

維邦白：那你現在都做些什麼？

志誠白：找些什麼媽媽夫人的，談些什麼感情啦、插花啦、烹調啦、韻律……（不輕易地往病床上看去，突然見到旭昇在被窩裏蠕動，一驚之下，就這麼愣住不語）

維邦白：韻律操？還有呢？

志誠白：（聲音輕輕地）動……動……在動……

維邦白：什麼動？（抬頭看見志誠神色有異，也隨著志誠的眼光往床上看去。這麼一看，他也愣住了）……旭……旭昇……

志誠白：（驚喜地叫出來）啊，你們看，他在動，旭昇在動……

美嬌白：（原在一旁毫無意識地玩弄著自己的指甲，一聽見志誠的喊叫，隨即抬頭望去）啊！真的吔……（興奮地衝到床頭大叫）他在動……旭昇在動吔……

高母白：（被美嬌吵醒，睡眼惺忪地）……美嬌，怎麼啦？

美嬌白：（又叫又跳）旭昇他……高媽媽，妳看，他翻身了，他自己翻身了……

高母白：什麼（一下子睡意全消）啊，孩子，我的孩子（嘴角才剛剛咧開，眼淚就掉了下來），啊，旭昇醒了，醒了，維邦、志誠、美嬌，你們看，我的孩子……醒了……

（一下子眾人全圍攏過來）

旭昇白：（虛弱而輕微地）哦……我的背好痠……（眼皮依然閉著，掙扎想翻身）媽，肩膀……

肩膀好痛……

（旭昇的掙扎看似痛苦，卻在剎那間卸掉高母所有的悵鬱，只見高母和美嬌相擁而泣，又叫又跳，志誠和維邦也掩不住心中的激動，互相捶擊，眾人在病房裏跳成一團，高聲歡呼。許多護士、患者甚至醫生，都聞聲而來，當眾人衝入這個瘋狂的病房，他們只有一個反應——「愣」！他們痴痴愣愣地看著床上的旭昇翻開被褥，他們痴痴愣愣地看著旭昇吃力的坐起來，他們痴痴愣愣地看著旭昇睜開迷糊的眼睛，他們痴痴愣愣地看著旭昇痛苦的說：「媽，好痛。」

然後，這個病房裏的聲音更大、更響、更瘋、更狂、更嘈雜。如果有個鏡頭正掃描著這間病房的門口和走廊，你將看見，幾乎整棟醫院的人，包括坐輪椅和拿拐杖的，都往這間病房衝過來……）

幕落——

第十場 泡沫人生

時間：一九九三年·八月

地點：旭昇住宅

人物：旭昇

志誠

維邦

美嬌

幕起——旭昇出院一個月後

（旭昇獨自坐在客廳裏，邊喝飲料邊看電視，突然門鈴響起……）

旭昇白：（過去開門）啊，維邦、志誠，不是上班時間嗎，你們怎麼來啦？

志誠白：（一把抱住旭昇）啊哈，好小子，我們是在上班啊。

旭昇白：啐，沒搞錯吧，跑到我家裏來上班？

維邦白：怎麼樣，出院都一個多月了，有沒有準備重出江湖啊！

旭昇白：拍武俠片啊，重出江湖。

維邦白：哈囉，你現在可是我們兩個人的衣食父母了。

旭昇白：（滿頭霧水）搞什麼，盡說些外星人才聽得懂的話。

維邦白：小子，這下子你可飛上天了。你這回醒過來，被公認是近代醫學界的一大奇蹟，我們董

事長一聽說你是我的同學，那真是不得了……

旭昇白：怎麼不得了？

維邦白：噯，早晚纏著我，非要我請你到公司去現身說法不可，順便呢……嘿嘿嘿……

旭昇白：哦，我知道了，該不會是要我替你們公司的藥品作廣告吧！

維邦白：（撻旭昇一拳）知我者旭昇也。哈哈，所以說你是我的衣食父母嘛。喂，老同學，小弟我能不能升科長，就全靠你囉！

旭昇白：可是我這一陣子要寫稿吔！

維邦白：又沒讓你現在就去，你只要先點個頭，等到一些周邊事務都處理好了，一切程序才會開始，總之，你至少還有三個月的時間可以緩衝呢！

旭昇白：（無可奈何地笑著）真弄不過你。那你呢，志誠，你又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？

志誠白：其實也沒什麼啦，你知道我做那個講座節目，一直都做得很辛苦。下個月有一連串的藝文活動，公司把一個作家講習的企劃交給我，唉，我一接到這個案子，頭就開始大了，想我人際關係那麼差，我到那裏去找作家呢？

維邦白：（很有默契地接腔）於是志誠就想呵想的，突然想到當今最紅的作家，不就是自己的同學嗎。何必費盡心機的到處去找什麼作家呢……

旭昇白：OK，OK，你們兩位不必一搭一唱了，我明白了。

志誠白：我說嘛，同學就是同學，你一定會幫這個忙的，對嗎？

旭昇白：少來，（想一想，突然又覺得有問題）作家講習，喂，志誠，你這節目搞的是什麼內容？

志誠白：這些你別管啦，總之，主題我都幫你想好了，你只要稍微擬個稿，到時候再照本宣科就成了。

旭昇白：什麼主題呢？

志誠白：「電燒、政治、跳蚤」，如何？

旭昇白：（皺眉）我不是跟你們解釋過很多次了嗎，我那本「被電燒掉的跳蚤」只是一部風趣的小品，和政治一點關聯都沒有啊！

志誠白：欸，那有什麼關係，所有的人都認為你那本書是一部諷刺時政的作品，他們既然這麼想，咱們將錯就錯又有何妨呢！不過是投其所好嘛！

旭昇白：這……不太好吧，我對政治一點都不瞭解，到時候恐怕講不出來呀！

志誠白：放心啦，還有兩個多月的時間可以讓你作準備，在這段時間裏，我會收集一點資料給你，不會有問題的，OK？

旭昇白：這……這算不算是一種欺騙呢？

志誠白：什麼欺騙不欺騙，生活就是這樣子。人家對你的期許是什麼，你就拿出什麼來給人家看，管他是真是假，只要皆大歡喜就成了，對嗎？

維邦白：是啊，像你顧慮這麼多，公司要怎麼請你拍廣告呢，你必須圓滑一點，懂一點生活哲學，否則你做任何事情都不會順利的。

旭昇白：這跟拍你們公司的廣告有什麼關係呢？

維邦白：當然有關係。旭昇，我問你，你當半年的植物人，你是怎麼醒過來的呢？

旭昇白：我也不知道，就好像是睡了一覺，然後就突然醒過來了……

維邦白：錯。（語帶暗示）因為這半年來，你的家人不斷的讓你服用「生命製藥廠」出品的「復健散」。

旭昇白：（訝異）什麼，這是欺騙……

維邦白：（指著旭昇，提醒似地）又來了。

志誠白：旭昇，沒有人願意騙人，但是生存的結構是如此，生活的環境也是如此，要追求生活品質，沒有別的方式，就是懂得適時進退，如此而已。

維邦白：好啦，就這麼說定啦。這麼大一個人，用不著我們來教你怎麼活吧。再說，這些工作都是有酬勞的，在你的新作品還沒有完成以前，你也需要生活啊！

旭昇白：唉，我一躺下就是半年，家裏的錢全用盡了，現在我只想拚命的寫，計畫再出幾本書，也許可以稍稍改善家裏的環境。

志誠白：旭昇，你一定會成功的，現在你的書是市面上最搶手的一本書，我有預感，將來你一定

會很富有。

維邦白：是的。不過在你的理想實現以前，你也需要吃飯，所以在這段時間，我們會盡量派些差使給你，你好，我們也好，大家都好。

旭昇白：（猶豫）可是……能不能不要騙人？

志誠白：（看看錶）沒人教你騙人，只是教你辦事，你不必騙人，你只要忠於你的職務就可以啦。你常看電視吧，瑪丹娜常對著電視說：「我愛你們。」她愛誰呀？她愛的是她的工作，她沒有騙人，懂了嗎？

維邦白：好了，事情辦完了，我們得回去報到，現在還是上班時間呢。

志誠白：好好的想一想，做人要懂得圓滑。走啦！

（美嬌在此時進門）

維邦白：嗨，美嬌，妳來啦。（走出門口）

美嬌白：怎麼，你們要走啦？

維邦白：走啦，再晚路上就要塞車了。

志誠白：（離去）拜，你們慢慢聊。

（志誠和維邦匆忙地離去）

旭昇白：（開心地）美嬌，快進來。

美嬌白：（坐到沙發上）高媽媽呢？

旭昇白：到超市去了。要不要來杯咖啡？

美嬌白：不要，最近老失眠，給我杯開水吧。

旭昇白：哦，（邊倒水邊問）怎麼會失眠呢？

美嬌白：（有點沉重）旭昇，如果……我是說如果啦，如果我離開你，你會不會自暴自棄？

旭昇白：（感覺氣氛不對，緊張起來）美嬌，怎麼才進門就說這句話？難道……發生了什麼事

嗎？

美嬌白：（遲疑片刻）是有事情，不過這事留著待會兒說。旭昇，你出院也一個多月了吧？

旭昇白：（不敢放鬆）是……是啊，一個多月了。

美嬌白：自己覺得體力康復了沒？

旭昇白：康復了、康復了，我現在什麼問題都沒了。

美嬌白：（一種疲憊的微笑）希望你盡快找到一份工作，有了固定的收入，對你以後寫作會有幫

助的。

旭昇白：（憋不住）美嬌，你到底有什麼事要告訴我？

美嬌白：旭昇，比照一般人而言，通常寫作只能當消遣，既然你有這個天份，你想當個全職作

家，這也無可厚非，但是在生活的大前提之下，我真的希望你能擁有一份固定的工作。

畢竟你還年輕，要寫作，將來有的是機會，但是工作就不同了，社會上需要的是青年人，越是年輕，機會就越多，旭昇，不要把大好的光陰全浪費在家裏。

旭昇白：（疑惑地）美嬌，你今天講話好奇怪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，妳為什麼沒頭沒腦的，突然跟我說這些話呢？

美嬌白：（有一種山雨欲來前的平靜）旭昇，在理想變成麵包以前，人還是需要生活的。今天的確是有事，你有事，我也有事。等一下你恐怕會很脆弱，而我……在你脆弱的時候，但不能安慰你，而且還要給你一點打擊。

旭昇白：美嬌，妳別說得那麼可怕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妳放心的說吧，我沒妳想像中的那麼脆弱，就算我有什麼事，我照樣可以保護妳。

美嬌白：旭昇，說真的，我很擔心你。你有天份、有勇氣去面對你的理想，我愛你，也支持你，但是你一點求生本能都沒有，萬一有一天，你再也不能寫了，你要怎麼辦呢？旭昇，不要容忍自己餓著肚皮等待理想變成麵包，做個尋常的人吧。

旭昇白：怎麼，妳對我還是沒信心嗎？事實不是已經證明了，我高旭昇的文筆是受肯定的，現在我需要的只是時間，只要假以時日，我把新的作品趕出來，整個生活局面就會轉變了。

美嬌白：你這麼有信心？你不知道世界是會變的嗎？

旭昇白：（狐疑）什麼意思？

美嬌白：洪民雄出事了，他們對外宣佈，說「高旭昇效益」已經退燒，從今以後，他不會再發行你的作品了。

旭昇白：（氣忿）豈有此理，那些手稿是他從我媽那兒，以最低廉價錢半哄半騙地買過去的，現在他賺夠了、賺呆了，哼，（回心一想）這個奸商，肯定又是在玩什麼媒體宣傳的把戲。美嬌，以我現在的知名度，不怕作品沒人要的。

美嬌白：（慫恿然地）洪民雄沒有玩把戲，事實上他再也玩不起什麼把戲了，他把他父親的公司拖垮了，而他自己也垮了。至於他說，他不發行你的作品，只不過是想取信於法官和社會大眾，其實他已經沒有能力和機會再發行任何人的作品了。

旭昇白：法官？社會大眾？洪民雄究竟出了什麼問題，怎麼會牽扯到我這裏來呢？

美嬌白：旭昇，你……（自皮包裏拿出兩張剪報，遞給旭昇）你自己看吧！

旭昇白：（接過剪報，越看越驚訝）……以植物人為名，哄騙社會大眾……慈善基金，誣取同情……（一段段標題，字字觸目驚心）……天風出版社企圖以「電燒系列」第二部獨霸文壇，唯讀者眼睛是雪亮……全省各大行銷網路聯合抵制……紛紛退書……（看著美嬌，無辜的）怎麼會這個樣子……這……這跟我沒有關係呀。

美嬌白：直接的關係雖然沒有，但是間接的牽連可不小。洪民雄假藉援助植物人的名義，虛設帳號，騙取了大筆的慈善款項，現在已經遭人檢舉，吃上官司。而你這第二本書也受了波

及，暫時恐怕沒人敢發行你的作品了。

旭昇白：不、不，這關我什麼事，我是無辜的呀！

美嬌白：我是勸你暫時別寫，先謀生要緊，不過，你要是那麼有信心，你就寫吧。唉，賭一賭，你也未必會輸，只是，如果你真的想賭，現在真的不是時候。

旭昇白：經妳這麼一說，我真不知道我是不是還能寫得下去。（看看美嬌，強作輕鬆狀）美嬌，謝謝妳爲我擔心，妳看，我並沒有那麼難過，妳呀，總是把我想得那麼脆弱，那麼不堪一擊。

美嬌白：（欲言又止）……你能看得開，那最好。

旭昇白：放心吧，我現在什麼事情都看得很淡了，過去我喜歡把自己關在房裏，終日疾筆行書，那是因爲我在現實之中找不到屬於自己的定位，現在不同了，經過了這次的意外，我想通了很多事情。其實我並不是妳所想像中那種好逸惡勞的人。信不信，我下午就去找工作，我什麼都可以幹，再不然，擺個路邊攤也成，我只要有妳、有媽，還有志誠他們這兩個混蛋朋友，我就夠了。

美嬌白：（嚥下一口氣，低著頭而心虛的）旭昇，我大概只能陪你走到這裏了，接下去的路，就讓志誠他們陪你走吧。

旭昇白：（有一股不祥的預感）美嬌，妳……

美嬌白：我要出國了。

旭昇白：出國？去那裏？爲什麼要出國？

美嬌白：……（愧疚而心虛）我要結婚了。

旭昇白：（震驚）妳……妳跟誰結婚？

美嬌白：（走到旭昇面前）他沒有你好，但是，這是我自己的選擇。（咬緊下唇，片刻）原諒我。（一步步地向著大門走去）

旭昇白：（尚未回魂似地）美……美嬌……

美嬌白：（走到門口，回頭看著旭昇）我明天走。

旭昇白：（無所適從地）我……我……（情緒——糾結成了一團莫名的亂絲）我愛妳呀！

美嬌白：（沒有淚，眼神卻十分的憂鬱）我也愛你。可是前途漫長，我不能不把握。我真的無法陪你坐在家裏，期待著你那縹緲虛幻的夢想成真。旭昇，我也掙扎了好久才說服自己，愛情和生活是兩回事，生命必須不斷的追逐和建造，我不能一直停在這裏。也許你會認爲我貪慕虛榮，但是如果我勉強自己嫁給你，那未來會是什麼光景呢？我真的不敢去想它……

旭昇白：（激動的咬牙切齒，可是突然又靜了下來，只見他喃喃自語的，好像在強忍著什麼似的）保守心、保守心……保守心、保守心……

美嬌白：（感覺怪異地）旭昇，你……

旭昇白：（冷靜地）我沒事。每當我激動的時候，總會有個聲音來告訴我，要我保守自己的心。

美嬌，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妳，也不知該說些什麼，也許我該祝福妳（神情冷淡），總之，妳走吧！

美嬌白：（訝異旭昇平淡的反應，她在旭昇雙眸之間尋視一番，發現這份平淡並不虛偽，美嬌搖搖頭，嘆口氣）噯，從我認識你以來，這是我首次聽見你用這麼篤定的口氣說話，唉！（走出門外，遠遠的，不會再來了！）

（旭昇靜靜地站在客廳，對他而言，時間好像又停止了運轉，在他那看似孤獨的臉龐，毫無表情，不激動、不生氣、不哀愁、不哭、不笑、也不鬧……）

幕落——

第十一場 街頭遊魂

時間：一九九三年·十一月

地點：台北市街頭／仲介公司

人物：旭昇

志誠

會計（仲介會計）

小張（仲介職員）

幕起——仲介公司

旭昇白：（手裏拿著一張報紙，生疏地走進來）請問這裏是不是在徵人？

（公司裏只有一個會計小姐，其他的座位都空著）

會計白：哦，是的，你做過房屋經紀人嗎？

旭昇白：（臉紅）沒有。

會計白：那你是新手，這樣好了，你先留下你的資料（拿出紙筆），等我們店長回來，我再請他跟妳連絡。

旭昇白：（拿起紙筆，熟練地寫下自己的資料，在這個月當中，他已經填寫過數不清的履歷表格了）小姐，能不能請教妳，你們這裏一個月待遇是多少錢？

會計白：待遇呀，你是新手，新手的底薪在我們這裏是兩萬八。

旭昇白：（訝異）光是生手就兩萬八了？

會計白：一般來講，能力強的人是很少靠底薪生活的。

旭昇白：怎麼說呢？

會計白：因為這裏有獎金制度，獎金是按著個人開發或行銷業績核算，能力強的人，每個月光是

獎金就比他的底薪高出好幾倍呢！

旭昇白：（光是聽她說就已經夠興奮了）曄，原來現在的勞工待遇與福利都這麼好。

會計白：（自己也越蓋越興奮）這那算好，這是最普通的。有些人雖然是新手，不過他們的交際手腕跟人際關係都不錯，才剛進公司不久就頻頻冒泡，前後不到三個月就開起凱迪拉克了。

旭昇白：（睜大雙眼）妳沒騙我吧，三個月……三個月開名牌轎車？

會計白：這有什麼好騙，我們店長就是這樣升上來的。一般來說，像這種能力強的人，總公司都會分派他到各分店去當店長，不錯啦，在我們這裏是很有前瞻性的。

（這個時候，一個身穿白色制服的業務員，拿著薪資袋氣沖沖的闖進來）

小張白：（口氣極差）朱小姐，店長呢？

會計白：小張？你不是請假嗎，怎麼又跑到公司來呢？

小張白：（忿然）我不來行嗎？朱小姐，妳是會計，我倒要問妳，當初我到公司來的時候，你們明明告訴我底薪是兩萬八，為什麼我連續兩個月都領不到一萬塊錢呢？

會計白：你等一下（翻出一份作帳資料），小張，你這個月實領八千沒錯啊！你是新手，所以公司要安排你上課，扣掉你的訓練費，還有制服的費用，再加上你遲到和請假的時數……（用手指著資料上的紀錄給小張看）你自己看看，這邊是扣除的，這邊是實領的……

喏，八千沒錯啊！

小張白：哼，那妳叫我怎麼生活，八千，我每天從基隆趕到台北來，光是車資和伙食費用也不止八千，再說，就這麼兩件薄薄的白上衣，還有，一天上不到五堂的課，妳就扣掉我兩萬塊，這未免太狠吧！

會計白：（冷冷地）這是公司的規定，你對我吼也沒有用，等店長回來，你自己去跟他說吧！

小張白：（氣咻咻地）好、好、很好。那我請問妳，妳上個月就已經扣了我的服裝費和上課費了，為什麼本月還要扣，到底還要扣多久？

會計白：按照公司的制度，要扣到你試用期滿。

小張白：（氣極而笑）哈哈哈哈哈，妳的意思是說，在試用期的這幾個月裏，我的薪資就是八千囉。

會計白：（不自然地）好了啦，這是公司的規定，又不是我的規定。你等店長回來再說吧，現在有人來應徵，我沒空理你。

小張白：（看看旭昇）應徵？新人，你是新人？他們有沒有告訴你，一個月兩萬八？他們有沒有告訴你三個月開凱迪拉克？喏。（拿薪資袋在旭昇面前晃）你看看、你看看，這些錢夠買凱迪拉克的後照鏡吧！哈哈哈哈哈，朱小姐，妳為什麼不乾脆老實告訴他，咱們這兒一個月是八千塊呢！

會計白：（發火）小張，你再搗亂我可要找人來趕你了。

旭昇白：（看不下去）對不起，我有事先走了（死命往外衝）。

小張白：（對著旭昇大喊）跑吧，跑得越遠越安全，去找份免穿制服又不必上課的工作，喂，這世界會吃人的……

二 景幕起——

（旭昇原本已經臣服於這個世界，他帶著報紙四處尋找工作，不再堅持所謂的理想。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太單純，尚未做好走入人羣的預備，或者是他根本沒有這樣的意願……總之，剛才仲介公司裏的那一幕，把他的情緒攪成了一團糟。他沒命地往大街上衝……衝呵，管他衝向什麼地方去，只要安適就好。他扔下那張翻爛的報紙，去他個求職欄，去他個生活，去他個工作……跑呵，快跑呵，仲介公司的那個小張說得好，這世界會吃人……）

（跑，跑？噢，累了，再怎麼跑終是要停頓的，縱使人生像個競賽場，跑不動就是跑不動，算了，認輸行了吧。旭昇失魂落魄的停駐在人行道上……，遠遠的看見志誠迎面而來，他突然有種「他鄉遇故知」似的亢奮，他朝著志誠筆直的走去，想和同學打聲招呼。然而志誠這頭卻有意躲他，面對著旭昇，他竟然佯裝看錶，無視旭昇於前的走了過

一 景幕落——

去。）

旭昇白：（急忙叫住已經閃過的志誠）喂，志誠。

志誠白：（不得不停下回頭）啊，（假作驚奇）旭昇，是你呀，對不起、對不起，太匆忙了，沒注意到你。

旭昇白：志誠，你好久沒去找我了，你最近都在忙些什麼？

志誠白：還不是那些雜七雜八的CASE嗎，唉，生活難啫！

旭昇白：對了，你那個節目怎麼樣了？

志誠白：噢，（不自在的輕咳一聲）節目，（故意看錶大叫）唉呀，說起節目，公司還等著我去錄影呢，改天再聊吧（拍拍旭昇，想順勢脫身）。

旭昇白：（急忙又叫住他）志誠。

志誠白：啊，（無奈的又回頭，卻不願靠近旭昇）還有事嗎？

旭昇白：（稍微考慮地）欸……上回……上回你說的那個講習，不知道什麼時候……？

志誠白：噢，那個CASE啊！怎麼，你不是沒興趣嗎？

旭昇白：我……（難以啓齒）

志誠白：我就是一直忘了通知你，這個企劃把我弄得都快瘋了。找你嘛，你又說不懂政治，怕有騙人的嫌疑，我想來想去也覺得不該強迫你做這些你不想做的事，所以臨時就找了別人

了。（匆忙地走去，邊走邊說）下次吧，下次也許還有機會呢，OK，走了，拜拜（逃命似地走去）。

（旭昇望著志誠逃命似地遠去，他難過的嚥下一口氣，他不願在心中猜忌朋友，但他無法抹滅那種「昨日親密，今朝疏離」的挫折感，唉，畢竟，志誠和維邦是他電話冊中僅存的兩個名字。電話冊？他突然想起維邦，對了，這個時候他是需要朋友的，他翻開電話小冊子，走到一處電話亭……）

旭昇白：

（投幣，撥號）喂，生命二廠，麻煩找陳維邦，謝謝。什麼……？噢，我是他同學，

……謝謝。（片刻）喂，維邦啊……我不是志誠，我是旭昇……（電話斷線）喂、喂、

喂……（有點狐疑地，再次投幣，撥號）……喂，麻煩找陳維邦……什麼，出去，怎麼

會呢？他剛才不是已經聽電話了嗎？喂，我是他同學……（斷線）喂、喂、喂……

（這回他連掛上電話的力氣都使不出來了。友誼會變，深情會淡，的確教人心痛。但是真正的打擊並不是來自朋友刻意的疏離，而是那種生命挫敗的感覺。對了，若不是個徹底的失敗者，何故愛人會變節而去，朋友會刻意疏離。如果今天自己還稍稍平庸一點，至少能有那麼一點生存能力，足以獨善其身，也許，景況還不至於這麼糟吧。再一次，他像遊魂似的飄盪在街頭，漫無目標地四處遊走著，他走到一處公車站牌前，站立在兩個女學生的身邊，旭昇恍惚的看著眼前，想著未來……，突然，身邊的女學生轉過臉來

以一種極蒼老的口氣對他說話……)

學生甲：孩子，你怎麼不寫了呢？家裏的錢都被你用光了，孩子，趁著你的文章還能賣錢，你就多寫一點吧，家裏需要錢啊！

旭昇白：（神智恍惚的看著女學生，口裏喃喃地）錢、錢、錢，媽，我的東西沒人要啊！

學生乙：孩子，維邦不是請你去為他們公司拍廣告嗎，你怎麼不去呢。他沒連絡你，你也可以主動連絡他嘛。孩子啊，債主天天上門來討債，媽都快被逼瘋了。

學生甲：快呀，孩子，錢、錢、錢，房東已經催討了好多次啦，難道你忍心讓媽媽跟著你到街頭去流浪嗎？

旭昇白：（汗流滿面，全身顫抖）不……

學生乙：孩子，怎麼美嬌、志誠和維邦都不見了。唉，家裏已經過不下去了，孩子，咱們要認命，人窮志短，別再顧慮什麼自尊心了，找你的朋友去想想法子吧！

（兩個女學生的話猶如陣陣的迅雷，打在旭昇的耳邊，轟隆隆、轟隆隆……）

旭昇白：（崩潰的吶喊著）錢、錢、錢，我高旭昇什麼都會，就是不會賺錢……（死命地跑去）（兩個女學生莫名其妙地被旭昇嚇了一跳）

學生甲：（震驚地）什麼事啊？

學生乙：神經病嘛，啐，真倒楣！

（旭昇一個勁的跑、瘋狂的跑，他忘記了醫生的交代，他再也看不見世界的溫暖，他跑、跑，美嬌的聲音、媽媽的叮嚀、志誠的笑聲、維邦的忠告……，更離譜的是連仲介會計的聲音都出現了……）

美嬌白：你一點求生本能都沒有，怎麼生活呢？

高母白：孩子，房東又來催債啦，孩子，媽快受不了了！

志誠白：都卅的人，還滿腦子的夢想，賺錢才是真的！

維邦白：識時進退，圓滑一點，這是生活的哲學。

民雄白：這扇門是公平、公正、公開的，只要你有真材實料，誰也不能埋沒你。

會計白：三個月，強的人三個月可以開凱迪拉克。

小張白：跑吧，這世界會吃人的……

（突然間，天也轉了、地也搖了，他的眼前一片凌亂，耳邊盡是聲音，東飄西盪的聲音，他再也受不了了，他雙手抱著頭，覺得心臟在緊縮，頭也痛得難受……）

旭昇白：（痛苦地呻吟）我……要……（滿頭大汗，囁語喃喃）要……保守……我的……我的……心……（躺下）

幕落——

終場 落幕之後（銜接楔子）

地點：空曠無際的黑海

人物：全員到齊

時間：沒有時間

說明：本場乃開場「楔子」之續篇，爲了加強觀眾的印象，本場開頭會以很快的節奏簡單的將「楔子」一場的內容概述一遍，一直到旭昇碰見美嬌，接續至開場處，節奏才緩緩的擺回正常間行進……。

幕起

昏沉陰暗的空間，一張床，床上躺著一具冰冷的身軀。醫生站在床前對高母搖搖頭，這一搖頭，宣判了床上那具軀體，從此不再溫暖，他將永久的冰冷、永久的！

高母面對著死去的旭昇，忍不住地輕聲低泣，她知道，這一次，他永遠不會再甦醒了。

醫生白：（掀起被單，蒙住死者的臉）腦癌。心肌擴張也是主因。

高母白：（低泣）早上還好好的，怎麼就這麼走了呢！

——地板上，旭昇慢慢蠕動，仰臉，猶如警戒中的山鹿一般，慢慢的站起來。這是什麼地方呢？哦，好黑、好暗。噢，眼前有一團微弱的光線，那……那不是媽媽嗎？這是怎

麼一回事？醫生……病床……媽媽……媽媽哭過了……逐漸的，他心裏明白了過來。

環首四望，好黑、好冷，咦，周圍好像有許多人影在晃著，好熟悉的身影，唉，一點光線都沒有，迷迷糊糊的，怎麼能看得清楚呢！

路，啊，一條銀色的路，像綵帶一般地旋飛而來，路，寬敞的銀色大道，直開到他眼前來。順著走吧，看看究竟能夠走到什麼地方去。走呵，走，咦，眼前有兩個人呢，仔細一看……

旭昇白：（迷糊地）洪主任、李祕書？

民雄白：（一副興師問罪，受害匪淺的樣子）小子，你害我蹲在窩子裏吃牢飯，害我跌得這麼慘，你為什麼要醒過來呢，你當植物人多好啊！

慧芳白：（搶著接腔）原本你的作品已經成功了，是你自己弄垮這一切，是你破壞了植物人效益，人們要的是遭遇不幸的高旭昇，不是你。

民雄白：你這個神話破壞狂，人們陶醉在你的悲劇當中，你瞧，他們一個個拿著鈔票出來擦眼淚，這種感覺多美啊，你為什麼不乾脆讓他們完完整整的看完這齣悲劇，你還醒過來幹什麼呢，你！

慧芳白：你不但害慘了你自已，連卞教授這種德高望重的人都被你拖垮了。我看被「電燒」掉的是你的良心，卞教授把你高舉成了一個偉大的政治跳蚤，你卻醒過來「反燒」卞教授一把，你看看你，你把一個偉大的文人，變成了一隻悲情跳蚤，他這一生再也站不起來

了，你呀，害死人吶！

旭昇白：（無辜地苦笑）我承認我有點貪心，因為從來沒有人這麼肯定過我，但是我沒想到，原來這份肯定是必須用生命來換取的。呵，放心吧，我已經認清楚你們的世界，哼，什麼政治跳蚤，我看他才是那張多餘的包皮，留著也沒有用，丟了也不可惜。「電燒」掉這種人，世界上就不會再有那麼多奇怪的跳蚤啦！

（民雄和慧芳在旭昇的感嘆之中，幻化成兩片駐立不動的黑影，旭昇心知時辰已到，該是上路的時刻，不料才走了幾步，又遇見了志誠和維邦這兩個老同學……）

旭昇白：（驚喜）維邦、志誠……

志誠白：當你的朋友真難，你老是脫離常軌而行。

維邦白：為什麼不安份呢？明明生活在平庸的生活當中，卻不去履行你生命中當盡的本份，就只懂得一味地逃避平庸的生命！

志誠白：你究竟想證明些什麼？你拿一條命去賭來一個美夢成真，你這一賭，連我們都服了。然後呢？旭昇，然後我們就跟著你這麼死而復生、成而復敗的活在你那永遠都做不完的功課中。

維邦白：老兄啊，咱們不再是學生時代啦，不再是兒童啦，懂嗎，都卅了，需要的是安定、安定啊，老兄。

志誠白：唉，真不是同類人。你怎麼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呢！老是載沉載浮的，完全定不住。

旭昇白：（自嘲式的微笑，坦然地承受這一切的數落）你們不曾被時代隔離過，也未曾被現實社會淘汰過，你們不會懂得那種被人羣所摒棄的感覺，那是很孤獨的。你說得對，咱們不是同類人，因為我嘗試過用心去跟你們契合，但我走不進去你們的世界！噢，你們的世界真是太硬、太陌生了，你們終日吸取的是股市、金融、政治、科技、時事、人際……，（搖頭輕笑）如果沒有你們兩個，我還真不知道我和外面的人究竟有什麼不同呢！唉，總之，我們除了同學情份之外，畢竟也曾經朋友一場，謝謝你們，讓我在這一生中，擁有過那種有朋友的感覺。

（踏上銀帶上路，旭昇已經明白，他知道凡事都當適時的停止，才有保持美好的可能性，友誼也不例外。他如釋重負地走上自己的走，路，一條通向未知，結束過往的銀色道路，走著走著，眼前出現了美嬌的情影，這回，旭昇呆住了，美嬌？真的是美嬌嗎？）

旭昇白：（痴痴的）美嬌……美……嬌……

美嬌白：我知道你付出很多……

旭昇白：（驚喜）妳真的瞭解……

美嬌白：（打斷旭昇）但我什麼都沒收到。

旭昇白：（如同冰塊迎頭撞擊似的，又冷、又驚、又疼痛。）

美嬌白：因為你總是給我一些重複的、多餘的、空虛的、沒有確據的……，為什麼？為什麼你就不能給我一份安全的依據呢？是的，你建造了一座精緻的城堡，你很誠心的邀請我進去，你在裏面妝點著你的心、你的愛；或者我該說，那根本就是你的全部。……旭昇，那樣的「全部」是不夠的。在你眼中，它是一座城堡，而我看到的，卻是一座不經風雨的牢籠，你說我敢進去嗎？……我不是公主，不需要什麼城堡，任何色彩對我而言都比不上一份真真實實的生活憑據。而你，百彩千姿，什麼都有，就是缺乏現實，懂嗎？現實，你沒有現實啊！

旭昇白：（這一頓說得他痴迷又呆滯）美嬌，不知道爲了什麼，每次面對妳，我總覺得有千言萬語需要對妳說，說到黃昏、說到天亮、說到妳高興爲止。但是當我發現，我多開口只會令妳更浮躁、更不快樂；我就開始告訴自己，少開口，多聽妳說。可是妳仍舊不快樂，我現在知道原因了。因為我從來不曾告訴妳，當妳生氣的時候、激動的時候，妳所說的話我都聽不懂，所以我只能夠躲在一邊勸妳別生氣，向妳認錯、向妳賠禮。我經常不明白，也不很關心妳生氣的理由，我關心的是妳快不快樂，美嬌，我……我愛妳。

（美嬌不知是聽呆了，還是聽傻了，總之，她就如同石膏像似的，動也不再動一下。旭昇的心已經逐漸敞開，他知道這又是一個結束，他很瀟灑，絲毫不靦靦的在她頰上輕吻

一下，然後繼續他未完的路程……，這回，他有點驚訝，也有些不解，因為在前面所遇到的人，或多或少，和他的命運都有些牽連，但是，此刻他所遇見的兩個人，在他的生命旅程中，可說是毫無份量，比較起一般過客，也未必更甚。他們——竟然是仲介公司的會計和小張……，這……這太離譜了吧！）

旭昇白：（不解地）你……你們……怎麼會……？

會計白：別驚訝，不到最後一刻，我們絕對不會放棄你。留下吧，我們需要你，我們提供良好的環境讓你拓展你的理想。這世界是一隻老鷹，我們是雙翼，而你，是羽毛。我們緊隨著世界的脈動飛翔，至於你，可以在我們的翼下建造自己，來吧，我們彼此需要。

小張白：別理她。她說的全是謊話，她不過是想利用你達到她趨附世界的慾望罷了。她要建造的是她自己，她們把你看成羽毛那麼輕，卻又想你來豐富她們的翅膀，千萬別信她們的話，她們會殺了你。

旭昇白：（此時他的心智已然開通，他搖頭輕嘆地看著眼前這兩位似曾相識的陌生人）現在我知道你們從那裏來，想找什麼人了。我可以明白的告訴你們，你們跑錯地方，也找錯人了。唉，現實，現實是個什麼東西？是一扇專為生活奴隸而開的門嗎？或者，不過是個名詞而已呢？美嬌說我這個人就是缺乏現實。OK，現在我瞭解了，（指著會計）現實，現實原來是一隻老鷹，妳是翅膀，妳為它而飛。妳又擔心自己的羽毛不夠厚實，所

以妳費盡心計去吸取妳所需要的羽毛……，（指向小張）就是你？對，你。你就是那根被她抖落的羽毛！奇怪了，你當初是怎麼被她騙的呢？

小張白：她們是老鷹，跟隨她們的有蟲吃，不願意跟隨她們，她們就把你當蟲吃，當蟲是很可憐的，就算不被吃掉，活著也不安全。

旭昇白：我明白，我一直都是一條蟲。對了，你又不跟隨老鷹，又不甘心當蟲，那你怎麼辦呢？小張白：（憤慨地）我當獵人，專門打老鷹！

旭昇白：（輕笑）打得好。不過你要當心，別搞錯了方向。爲了打擊兇狠的強盜，而讓自己變成更兇狠的強盜頭，那麼，這場仗打不打都沒什麼差別，唯一的差別，就是獵人比老鷹厲害，如此而已。

（水晶踏著銀帶緩緩而來，臉上堆滿了笑意，那笑意就像是出門接待貴賓的主人一般，那麼親切，那麼溫馨……）

水晶白：旭昇，你明白了。而且獵人的胃口比老鷹更大呢。

旭昇白：（喜見故友）啊，水晶，終於看見妳了。

（此時小張和會計已隱去）

水晶白：人所嗜的果子，都是按著自己平日的意念所栽種。如果你的果子是苦澀的，用不著去嫉妬那些享用甜美果實的人，因爲凡事都須付出代價，別人在某方面的付出比你多，他們

在某方面的成果就一定比你好，這原本是很公平的。

旭昇白：聽妳這麼說，我回去以後，好像並沒什麼進步，還是那麼樣的憤世嫉俗囉？

水晶白：是稍微進步了一點，至少，你已經懂得保守你的心了。人要是不懂得保守自己的心，任憑自己追求私慾、為所欲為，那是很可怕的。拿小張來說吧，他和你一樣，也不怎麼得意，這種景況鬱積在他的心裏，使他瘋狂，使他成爲一個所謂「想打老鷹的獵人」。你也明白，一個憤世嫉俗的人，他不是無爭，而是無可爭。一旦讓這種人爭上了，他的情況不見得好，如你所見，老鷹和獵人，只不過是個對比名詞而已。老鷹當道，需要羽毛，獵人當道，需要獸皮，在整個意義的本質上來講，沒有差別。

旭昇白：唉，我是這麼活活的被當蟲吃掉，小張呢，爲了報復而趨向滅亡，看來，像我們這種失敗者，真是毫無可誇之處了。

水晶白：誇什麼呢！就算你原本的成就就是如何的驚人，瞧，到了這裏，你又能攜帶什麼呢？不都如飛而去了嗎。還是那句話，最重要的是保守你的心。

旭昇白：心？保守心（鄭重地再次玩味這句話）？心……

水晶白：是的，心。一顆平實而知足的心，人若擁有這麼一顆心，他才能得到真正的愉快。（牽著旭昇的手）走吧，是時候了。

旭昇白：（回望眾人，依舊是有著那麼一點難捨的情緒。此時燈光可迅速掃描志誠等眾人……）

哦，是時候了嗎？

水晶白：嗯，是時候了。

旭昇白：（豁然開朗地）OK，走。

（旭昇和水晶愉快的蹣著銀帶而去……）

劇終